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一触即发

[英] 艾琳·亨特 / 著
狼羽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河族



族长

钩星



副族长

豹毛



巫医

泥毛





武士

灰池　莎草涓

波掌　芦苇尾





雾脚　天心





银溪　黑掌

甲虫鼻　石毛





响肚

学徒

巨爪　荫爪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一触即发

[英] 艾琳·亨特 / 著
狼羽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触即发 ：美绘本 /（英）艾琳·亨特著 ；狼羽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10．--（猫武士）．
ISBN 978-7-5148-9147-8

Ⅰ．I561.8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4BQ612 号

YICHUJIFA
（猫武士）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执行出版人：马兴民

策　　划：何强伟	装帧设计：舒穆禄
责任编辑：郭亚丽	责任校对：夏明媛
助理编辑：丁海曦	责任印务：厉　静
插　　图：刘　野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305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60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4.5
版次：202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2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2 千字	
ISBN 978-7-5148-9147-8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010-57526069　　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 录

第一章　矛盾初显 / 1

第二章　激烈的混战 / 10

第三章　分　歧 / 18

第四章　追寻毒源 / 26

第五章　意　外 / 34

第六章　洪水来袭 / 41

第七章　动荡中的援助 / 54

第八章　艰难的谈话 / 62

决定我们成功的，不在于狩猎和战斗，

而在于我们如何面对悲剧，如何在悲剧中站起来。

It is not how we hunt and fight that defines our success,

but how we face tragedy, how we rise above it.

——豹毛



第一章 矛盾初显

豹毛在巫医巢穴外稍微驻足。她不愿听到更多坏消息了。寒冷的空气往营地里越渗越深。白掌的死已经过去一个月了，秃叶季越发难熬，猎物堆也随之缩小。好些日子里，族猫们只能肚子空空地回巢休息，只因陆地猎物变得稀少，暴雨和接踵而来的冰冻又抹掉了在河中捕鱼的可能性。

而现在，又是疾病肆虐。莎草涓、荫爪和锦葵尾已经住进了巫医巢穴，就在这个时候，泥毛要求见她。他会不会报告说又有一只族猫被如跳蚤般在营地里大肆传播的疾病击倒了？

她的父亲垂着头来到营地内，眼神郁郁不乐。

她猜中了吗？又有族猫生病了？“是谁？”

“缠须。”泥毛不快地抽动尾巴，“我把他搬到了巫医巢穴，但鸟鸣可能已经被感染了。我会留意她的状况。”

“能确认这种病是白咳症吗？”豹毛希望病症不会比白咳症更凶险。要是爆发一场绿咳症，势必会对族群造成重创。

“现在还不能确定。”泥毛承认，“我只知道，我的任何药草都无能为力。”

“他们会死吗？”

“我不知道。”泥毛低声说，“莎草涓已经滴水不进，更别说吃东西了。荫爪的高烧更严重了。我给她们用什么疗法似乎都没效果。”

豹毛又是一阵心焦。泥毛时时刻刻都与他的病患在一起。“要是你也感染了怎么办？”

“我们最好向星族祈祷这样的事不要发生。”他说道，“这个族群只剩我这名巫医在照顾了。”

豹毛同他目光相汇。她倒不担心照顾族群的问题。如果形势所迫，她一定会找到办法让族群得到关照的。但最让她恐惧的是泥毛正面临的死亡威胁。

泥毛好似能读透她的想法：“别忘了，我也是在困境中活下来的那个。”

“如果有更多食物，会对情况有帮助吗？”自己放任猎物堆缩减，是否辜负了族群的信任？愧疚感扯拽着豹毛的肚子。她本可以派出更多狩猎队的。

莎草涓在巫医巢穴里咳嗽起来。泥毛转身往里走。

“你需要更多药草吗？”豹毛突然生怕父亲离开自己的视线。

“暂时不用。”他阴沉地回答，消失在巢穴内。

“豹毛！”黑掌的呼叫让豹毛转身看去。烟黑色武士正从霜冻的空地上走来，后面跟着巨爪。他脊背上的毛发正泛起焦虑的涟漪。

又怎么了？豹毛匆匆迎上前。“出什么事了吗？”

“我们在领地里发现了雷族的气味。”黑掌告诉她。

“就在太阳石附近，”巨爪急切地补充，“他们肯定想夺取我们更多的猎场。”

“他们绝对在策划进攻。”黑掌大声说。

豹毛尾巴抽搐。会不会发生另一场伏击，就像白掌丧命的那一次？一个月前，她必定会勃然大怒，颈毛倒竖，可如今，在她皮毛下涌动的只剩恐惧。“回去找找证据，”她对黑掌说，“带着雷族气味的小树枝，或者草叶片。”

黑掌睁大眼睛：“你不相信我们吗？”

“我们需要能带到森林大会上去的证据。”豹毛对他说。

“我们不能等到森林大会。”黑掌争论道，“我们必须现在就解决这件事。雷族猫总在我们的领地里探头探脑。”

豹毛恼火地抽动耳朵。“那你想让我怎么样？”她问，“对他们的营地发动袭击吗？伏击他们的某支巡逻队吗？”

“我们该让他们知道，一旦跨越我们的边界，就要面临战斗。”黑掌低吼。

巨爪挥动尾巴：“我们应该派一支队伍去找他们对阵。”

“族群里有疫情。”豹毛提醒大胆发言的学徒，“已经接近秃叶季了，族猫们都在挨饿。我们现在的状况根本不适合去找雷族对阵。泥毛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要他照顾的伤患。”

黑掌攥起爪子：“我以为你会想和他们硬碰硬呢。”

不久前，黑掌亲眼见到她将风族武士从他们的领地上赶走。那时的豹毛自信满满。可那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在白掌丧命前，早在秃叶季来临

前，早在疾病肆虐前。“上一次我们和雷族硬碰硬，白掌死了。这一次，我希望能在行动之前先掌握证据。”豹毛告诉他，“回去找证据。但保持低调。要表现得像是在找猎物。别太明显了。”

黑掌面露不悦：“你想让我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偷偷摸摸得像是入侵者？”

“当然不是。”她厉声说，“但我不希望你们惹恼雷族。要是他们真的在谋划袭击，我不能让他们抓到把柄。”

黑掌愤愤地挥舞尾巴：“我从没想过你会被雷族吓到。”

“我只是希望河族平安。”懊恼刺痛了豹毛的肚子。黑掌肯定能理解的吧！

但黑掌对自己咆哮一声，转身走开了。巨爪回头瞥了豹毛一眼，然后跟随老师离开了营地。

豹毛看着两只猫离开，压抑住自己令他们失望了的想法。这样最妥当。她心中暗想，并希望如此。

四棵树沐浴在明亮的月色中。草地上的寒霜闪闪发亮，豹毛跟着钩星穿过空地时，掌下的泥土已经被冻硬了。他们的族猫四散离去，与其他族群分享舌抚，泥毛也同黄牙和奔鼻在树下碰面去了。为了让泥毛加入森林大会的队伍，她不得不劝了又劝。在获得微光皮和甲虫鼻的保证，发誓半步不离他的病患，如果病患病情加重便立刻通知他之后，泥毛才勉强答应了。

豹毛紧跟着钩星，族长在空地里摩肩接踵（zhǒng）的武士中间穿行。风族的气味让豹毛颈毛发痒。这是他们被雷族带回来后第一次参加森林大会，这样一来，河族便不能再惦记猎物丰富的荒原了。她的族群在挨饿，每天早晨边界都弥漫着新鲜标记的气味，看起来风族决心确保让每一只河族猫都明白，他们再也不准跨过那条线了。

他们来到巨岩前，钩星瞥了她一眼：“记住，让我来讲话。这件事需要小心处理。”

尽管黑掌的第二支队伍并没有比第一次带回更多证据，但豹毛依然将太阳石附近发现雷族气味的事情向族长汇报了。钩星与她一致认为，如今风族的归来已经在族群间引发了足够的紧张气氛，他不愿冒险激起战争。但他认真地听取了黑掌的报告，不会在森林大会上对雷族的越界不置一词。

钩星对她眨眨眼："能答应我吗？"

"没问题。"她本来也没打算开口。从前钩星的审慎会被豹毛看作耻辱，但现在她能够理解了。她希望钩星看到自己在尽量成长为最称职的副族长。而称职的副族长就该知道，比起引发无法赢取的战争，更好的选择是三缄其口。

钩星跃上巨岩的同时，豹毛身旁的阴影中出现了动静。她身子一僵，嗅出了虎掌的气味。

雷族副族长大步迈入月光中，挨着她坐下。"你要让钩星来负责讲话？"虎掌瞥她一眼，"那位年轻勇敢，敢在森林大会上直抒己见的副族长跑到哪儿去了？"



豹毛竖起毛发，回忆起上一次自己在森林大会上破格发言后，虎掌与她的古怪对话。当初她觉得公猫的话充满了说服力，可现在，她心头依然有在河谷被他攻击时留下的怒火。她不确定虎掌是否真的希望自己有什么说什么，但她清楚，眼前这名武士是只嘴上说一套，做事另一套的猫。尽管如此，豹毛依旧忍不住钦佩虎掌展露出来的强大自信。她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自信。现在的她似乎只有在事件发生后做出应对的能力，而虎掌却仿佛能够提前预料到一切。回忆起虎掌之前怂恿自己向他吐露心声的行为，豹毛忍不住揣测虎掌是否参与促成了这些事件的发生。也许虎掌在对每只猫玩同样的把戏，他们都像是受制于他的老鼠。

虎掌冷淡地对豹毛眨眨眼。“钩星要小心处理什么事？”

“等别的猫得知时，你也就知道了。”她厉声道。

“这一次你同意他的想法吗？”

“我当然同意。他是我的族长。”豹毛不自在地蓬开毛发。虎掌难道以为她会轻易受他蛊惑？“我不能老和他对着干。”

虎掌抽抽胡须：“我想，这是个微妙的平衡。”

“只要我认为对我的族群最好，什么我都会做。”

“我相信你会。”虎掌将尾巴弯过来盖住脚掌。“我应该提前警告你。我今晚会说一些话，这些话大概会叫某些猫耸起皮毛。但如果我提到了河族，不要把这带进你我之间变成私怨就好。”他凝视猫群，“我只是想稍微搅搅局。”

搅搅局？豹毛紧张起来。他是什么意思？

头顶响起蓝星的怒喝声。雷族族长正对钩星怒目而视，高星与夜星则不安地从旁观望。

“河族一直在太阳石狩猎！”蓝星斥道。

豹毛睁大双眼。根本没有这回事！雷族族长是想以率先发难的形式，掩盖她的族群在河族领地留下气味的事实吗？

钩星回望着她：“你忘记就在不久前，我们的一名武士为了捍卫领土不受雷族入侵，惨遭杀害了吗？”

我们的一名武士——白掌。豹毛心脏抽疼。雷族会道歉吗？但蓝星似乎决心反驳。

"你们根本就没有捍卫领土的必要，"蓝星厉声说，"我们的武士不是去那里狩猎的。"

虎掌一动不动，他的眼神没有泄露出任何想法。在两位族长相互指责对方入侵的声音中，豹毛开始怀疑，过去一个月里是否只有河族从未跨越边界？她扫视猫群。如果其他族群也有越界行为，他们会泄露自己的过失吗？她的目光落到灰条和火心身上。这两只猫一如平常那般紧挨着坐在一起，仿若两只自鸣得意的猫头鹰。当钩星控告有某只雷族猫跨越了河族边界时，火心似乎身子僵了僵，然后瞥了一眼灰条。

豹毛眯起了双眼。火心为何显得这样慌张？他们俩是越界者吗？

豹毛身旁的虎掌突然低吼出声："过去这个月里，我们在自己的领地内发现了影族和河族的气味。而且不止一只猫，是一整支巡逻队，每次都是同样的猫。"

豹毛盯着虎掌。他胡说八道些什么？雷族领地上有河族巡逻队出没？她从没下过这种命令，钩星也一样。她尾巴颤抖起来。这就是虎掌说的搅搅局吗？

夜星义愤填膺地怒视虎掌。"影族从没踏上过你们的领地！"虎掌不以为然地喷声鼻息，影族族长投向下方的视线更加愤慨了。"你怀疑影族所说的话吗，虎掌？"

虎掌回望着夜星，眼神明摆着是不信任他，猫群发出不安的呢喃声。这时，高星第一次开了口。

"我的武士们也在风族领地里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气味，这些气味似乎是属于影族的。"

虎掌两眼一亮，仿佛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反应。"我就知道！"他咆哮起来，"河族与影族已经联合起来要对付我们了。"

钩星气冲冲地啐了口唾沫，高星也竖起颈毛。在族长们你来我往的唾骂和指责中，豹毛眨眼看向虎掌。

"这就是你想要的局面？"豹毛质问道。

虎掌眨眼回望她，没有应声，目光高深难测。

忽然间，四棵树空地好似被阴影吞没了。豹毛抬起头。云层已经遮住了月亮。

一名雷族长老惊慌地大喊："星族降下了黑暗！"

泥毛身旁的奔鼻高呼起来："星族发怒了。森林大会本该和平举行的。"

转眼间，几位族长纷纷跃下巨岩，四族各自散开向斜坡接近。豹毛突然觉得寒意彻骨。我们真的惹怒了星族吗？

虎掌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豹毛看着他离去，不安在皮毛下蔓延。他显得多么志得意满啊！他说要"搅搅局"，肯定就是这个意思了。但雷族副族长到底玩的是什么把戏？他肯定在撒谎。就豹毛所知，没有任何河族猫接近过雷族领地。难道，虎掌有意想在族群间引发战争？



“醒一醒。”

有脚掌戳在豹毛肩头，她猛地抬起口鼻。“怎么了？”她挣扎摆脱睡意，眨巴着睁开了眼睛。曙光透过巢穴顶棚照射进来，天心出现在视线里。

“夜星来了，”淡棕色虎斑猫说道，“他正在与钩星交流。”

豹毛匆忙爬出窝。昨夜举行了森林大会，所以她在睡懒觉，但影族族长显然起了个大早。“他什么时候到的？”豹毛问天心。

“就刚才。”天心答道，“他突然出现在通道口。”

“他没等有猫护送就穿越了我们的领地？”豹毛紧张地竖起皮毛。一定是有要事在身，否则夜星不会冒险做出这样有侮辱性质的行为——除非夜星已经变得和断星一样傲慢无礼了。

“他道过歉了，”天心说道，“但他说不容等待，必须即刻与钩星交流。”

豹毛小心翼翼地从族猫的窝间穿过。族猫们开始陆续醒来。她俯首钻出巢穴，快步穿过冰冻的空地，循着夜星的气味往钩星的巢穴走。

“钩星？”她在巢穴外停下脚步，“夜星与你在一起吗？”

“进来吧。”听到回应，她钻过垂下的苔藓，钩星眨眼表示欢迎。此刻，钩星同夜星正并排坐在昏暗不明的光线中，尾巴盘在脚掌上。

她对影族族长颔首致意。“森林大会刚过不久，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他有什么想对钩星说的，不能昨晚说吗？

“我希望确保我们的同盟依然稳固。”夜星告诉她。

“为何？”豹毛望着夜星，“风族已经归来。我们如今绝不可能划分他们的领地了。”

“此事与他们的领地无关。”夜星说道，“事关生死存亡。”

钩星神情肃穆。“我开始相信，雷族将风族领回来，是有意掀起战争。”他说道。

“他们一直都在谋求对付我们，”夜星附和，“只不过需要风族支持罢了。”

钩星点点头。“你昨晚也听见他们怎么说的了。”他对豹毛轻声说，“劈头盖脸的无端指控。他们只是想找个由头对我们发动进攻。”

“等等。”豹毛深吸一口气，努力不被两位族长眼中的紧迫与恐惧感染。如果虎掌昨晚意在将水搅浑，那他显然是得逞了。可他是通过谎言来达成目的



的。河族未曾踏足过雷族领地。她应该将自己对雷族副族长的怀疑说出口吗？她犹豫了。这或许会导致钩星与夜星结为同盟的决心更加坚定。他们会认定虎掌与蓝星口径一致，把他的谎言也当作雷族阴谋的一部分。此外，她依然对虎掌的动机心存好奇——倘若虎掌想出了什么阴谋，那么豹毛便可以通过看他策划实施的过程，从中学习一二。“宣布结为同盟不会进一步激怒雷族吗？”她问，“这样只会证明，他们对我们的怀疑是确有其事。”

钩星眯起眼睛：“面对挑衅裹足不前可不像是你的作风。”

“他们还没有攻击我们，”她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等待。”

钩星皱起眉：“我原本会为你学会了控制脾气而感到高兴。但眼下并非践行的最好时机。”

夜星诚恳地望着河族族长。“我们需要尽快宣布结盟，不能再等了。”他催促道，“奔鼻几天前做了个梦，梦见黑暗的迫近。他认为战争即将降临到族群间。假如现实真的像他所说的这样，我希望同我们并肩作战的是一个强大的族群。比如河族。”

钩星骄傲地蓬开毛发，但豹毛赶在他回答前插嘴了。

“如果我们宣布结盟对抗雷族与风族，那战争岂不是会更快降临？”她争辩道。

“我们不一定要宣布。”钩星告诉她，“只要能简单地确保我们双方安全就好。”

豹毛挪动脚掌。钩星或许是对的。黑掌的确在河族领地里发现过雷族的气味。蓝星有可能是在为袭击做准备。秃叶季的辘辘饥肠以及肆虐河族的疾病都削弱了河族猫的力量。同盟或许是保护族群的最佳方案。

钩星期待地看着她。豹毛点了点头。“河族需要盟友，”她承认，“影族在过去就证明了他们值得信任。”

“那好。”钩星搭在前掌上的尾巴紧紧裹了裹。“那么同盟依然稳固。”他对夜星眨眨眼，“但我们不该只把同盟当作防卫性条约。我确信雷族与风族正在寻找进攻的借口，所以我们应当夺取先机。”

第二章 激烈的混战

风族营地被稠密的石楠围墙包围，上面盖满了积雪，曙光落上去闪闪发亮。豹毛坐在族猫们身边，移动脚掌。战斗非常顺利。黑掌、天心、石毛与湖光都心满意足。他们的皮毛上几乎连一道爪痕也没有。钩星与夜星决定先以风族为目标，扑向他们营地直接开战的做法是正确的。大部分风族武士还未从流放中恢复，个个瘦骨嶙峋，尽管他们也做出了英勇反击，但河族与影族武士组成的队伍依然从数量上轻易压制了他们。

现在风族猫被死死困在了他们自己营地里的金雀花巢穴间。河族与影族的武士们将他们包围起来，钩星和夜星正与高星交涉。

“你们根本不该回来。”钩星低吼。

“雷族在利用你们，”夜星冷冰冰地挥舞尾巴，“一旦他们利用风族的武士夺取了我们的领地，你们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了。”

高星瞪视着两位敌方的族长，眼中闪耀着勃勃怒火：“少拿你们影族的做法来揣测雷族的用意。”

“离开吧。”钩星怒视高星，“趁着我们或者雷族还没再次把你们赶出去。”

高星转过身，压低声音与他的武士们交谈起来。

黑掌在豹毛身旁挪动。“他们没得选，只能溜走。”他嘀咕道。

“等雷族没了盟友，他们下一次再想往我们的领地上派探子，就得三思而后行了。”天心低吼。

湖光屈起爪钩扎进土地里：“我们甚至还能把太阳石抢回来。”

“尤其是有了影族帮忙。”石毛的肚子紧紧贴住地面。

意料之外的气息触及鼻端，让豹毛一怔。气味新鲜，透过营地围墙飘进来。一根须？这只风族公猫回来干什么？他从战场逃之夭夭了。当联合战斗队逼迫风族承认战败时，豹毛亲眼看着他惊恐地奓开尾毛，仓皇蹿出营地。现在他又悄悄回来看看他的族群还剩下什么吗？



豹毛竖起脊背上的毛发，悄然向通道靠近。她不安地抽动胡须。还有别的气味，在凛冽的空气中只能勉强识别。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正当她小心翼翼地透过金雀花通道望去时，空地里的一声高呼让她猛地扭过了头。

她颈毛倒竖。高星扑到了钩星头上。风族族长揪住钩星在草地上翻滚，唾骂不止，凶狂地撕扯河族族长。风族武士们从他身后鱼贯而上，尽管伤痕累累，还是向周围的影族和河族武士扑去。

震惊涌遍豹毛周身。风族真的情愿战斗到死吗？就连猫后们也又一次加入了战局。晨花扑向影族公猫，将利爪划过他的口鼻。公猫随即做出反击，把她拖倒，撕扯她破乱的皮毛时，晨花放声尖叫。

豹毛迟疑着。风族寡不敌众，没有半分希望。河族的族猫们正朝他们挥舞劈砍的爪锋，在如此悍然的攻势下，战斗转眼就会结束了。

石楠围墙后响起一声尖啸。她回头望去，瞪大眼睛看着一根须冲了进来。风族武士以为靠自己就能挽救他的族群吗？可当另一名武士跟着他冲进来时，

豹毛僵住了。一名又一名，接着，她辨认出了雷族的恶臭。一根须是求援去了。惊慌从豹毛皮毛下蹿过，一整支雷族队伍涌进了风族营地，四下散开。

豹毛认出了火心如烈焰般的皮毛，他奔过空地，将影族公猫从晨花身上扯开。风族猫后血流不止，精疲力竭，踉跄着躲向营地边缘，而火心将公猫摁在了地上。

痛意使豹毛转过身去。利爪撕裂了她的耳朵。她眯缝双眼，俯身摆开战斗蹲伏的动作，看见牡鹿跃在面前直起了身。这名脱离了队伍的武士重新加入了他的族群。他前掌狠狠砸到豹毛双肩上，力道之强使得豹毛一时接不上气。但紧接着，她将身子一滚，利爪揪住对方皮毛把他拽倒，随即蹬起后掌猛踏他的腹部。

“这一次跟你的族群一起滚。”豹毛嘶吼着将他抛开了。

公猫摊着四肢摔落在地的同时，一只雷族公猫向豹毛直扑而来。她努力维持平衡，但仍被对方轻易撞倒在地并死死摁住，利爪劈向她的耳朵。豹毛挣扎着脱了身，不去理会伤处的刺痛，但牡鹿跃又一次锁定了她，怒吼着瞄准她的口鼻挥出一击。豹毛俯身一躲恰好避开，一头冲到对方身下将他顶翻，接着以后掌为中心转过身，挥掌迎击从另一方向朝她攻来的雷族公猫。

豹毛向后退却，两只公猫一齐怒视着她。空地一片混乱，全是扭打的皮毛。呼喝嘶吼充斥在空气中。看到灰条奔在第二支雷族队伍前方号叫着冲进营地，她差点儿喘不过气来。

豹毛闪过牡鹿跃向她口鼻挥来的利爪，但雷族公猫从后面揪住了她的颈皮，将豹毛往后拽翻。她闻到对方臭烘烘的吐息，做好了被咬一口的准备，但公猫却突然蹒跚起来，放开了她。

是石毛一头撞上雷族猫的侧腹，让他脚步大乱。雷族武士奋力想找回平衡，然而河族公猫瞄准他的口鼻发动了一击又一击。

豹毛扭身对付牡鹿跃，但巨爪已经跳到牡鹿跃身上，狂怒地竖着毛发掀得对方直打滚。

“火心！”

豹毛竖起耳朵，听见虎掌的高呼。雷族副族长被堵在一众影族武士身后，豹毛几乎看不见他的身影。听起来他为了保命已经打得无暇分身了。



她看见火心朝虎掌冲去。怒火从豹毛的皮毛间涌过。虎掌得自求多福了。豹毛和这只火焰色皮毛的公猫还有恩怨未了呢。火心冲过时，豹毛一扑而上，脚掌钩住他的后腿。

“你！”火心猛然倒地，豹毛怒声嘶吼。他要为参与杀害白掌的那支队伍付出代价。

火心朝豹毛踢去。豹毛跌跌撞撞地闪开，腹中有惊诧的火花闪过——他还挺强壮的，但依然蠢笨。她跳上前去的同时，看到火心翻成了仰躺的姿势。豹毛瞅准机会，后肢踩地立起身，用尽浑身力量向他扑去，随即尖爪瞄准了他的肚子，听见自己将对方体内空气挤出时发出的闷哼声。火心痛苦地尖叫起来，眼睛转向空地尽头虎掌战斗的方向。

雷族副族长已经从袭击者爪下强行挣脱，正站在战场中间的一片空地上。“虎掌！”火心喊道，“救救我！”豹毛有些迟疑，但并没有松开力道，火心依旧在她掌间无助而绝望地扑腾着。虎掌盯着他们，眼神冷若冰霜，充满了憎恨。他连脚掌都没抬一抬。

他在干什么？豹毛脑子乱成一团。虎掌难道没发觉他的族猫正身陷险境吗？豹毛一次又一次地抓挠火心的肚子。这只公猫会为他朋友对白掌的恶行付出代价。他的血腥味充斥在豹毛的鼻腔内，她忍着耳朵里嗡嗡乱响的不适，瞄准后，准备挥出又一记重击。突然火心踹出后腿。他这一击的速度和力道令豹毛始料未及。豹毛被蹬起来，高高地抛到了空地对面。

她砰地落地，毛发间似有火花迸裂，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受挫。她迅速爬起身，希望没有猫注意到这一幕。你别想就这么轻易摆脱我！豹毛嘶吼着用肩膀在猫群中撞开一条道。她非了结这事不可。但火心已经被混战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

湖光在一条尾巴远外发出痛苦的尖叫。有只风族公猫狠狠咬住了她的尾巴，另一只雷族母猫则冲着她的口鼻劈砍。豹毛直扑他们，发狠挥出一击，雷族母猫趔（liè）趔趄（qiè）趄地退开了。她撕扯风族公猫的双耳，直到对方松了嘴，湖光在身旁立起身的同时，豹毛也瞄准公猫的鼻子挥出利爪。她们齐心协力，揍得对方在战场上连连后退。

突然间白风挤到豹毛面前，悍然一击将她打倒。白色武士朝她跳来，但豹

毛一翻身刚巧躲过，随即跃起将利爪插进对方侧腹。豹毛怒吼一声将他拉近，而后用后掌反复踢打。

接着，她听见了夜星的尖啸。影族族长正被火心逼得连连后退。雷族公猫扑上前去，将牙齿深深插进夜星的肩头。

豹毛将白风蹬开。恐慌在她胸中膨胀。影族族长看起来一副岌岌可危又十分落魄的样子。他高喊着从火心齿下挣脱，奔向营地出口。

眨眼间，影族武士们脱离战局向夜星追去，仿佛一窝家鼠似的逃离了营地。

这帮老鼠心！豹毛意识到河族突然变成了孤军奋战，他们的数量远远不敌，恐惧霎时揪住了她的心脏。

这时，鼠毛朝她冲来，迅猛的动作让棕色毛发模糊成一团。雷族母猫揪住豹毛的皮毛将她拽倒。白风再度朝她逼近。豹毛猛力从鼠毛爪下挣脱，立起身面对两名雷族武士的并肩攻击。她向后退去，仍孤注一掷地挥打前掌，试图将他们击退。

钩星在哪里？她环顾空地。河族族长与虎掌面面相对的景象映入眼帘，让她心脏一沉。草地上的两名武士都压低了身子，挥舞的尾巴流露出威胁意味。

钩星率先起跳，但虎掌动作更快。他跃向一旁，在河族族长落到秃草地上的同时转过身，扑上了钩星的脊背。雷族副族长用长长的尖爪紧紧抓住河族族长，豹毛眼见钩星在他的重压下踉跄起来，顿时浑身僵硬。虎掌亮出利齿向钩星的脖子攻去，恰在此时，白风势大力沉的一击使得豹毛踉跄着后退开。

“撤退！”钩星绝望的喊声在空地上空回荡。河族族长已经摆脱了虎掌利爪的钳制，正奔向出口。

豹毛周围的河族武士纷纷从战斗中脱身，朝钩星跑去。

豹毛瞥了一眼白风与鼠毛。他们四掌已经落了地，怒视着她，显然在等她狼狈逃跑。羞耻感在毛发间灼烧，她对两只猫咆哮一声，转头向钩星追去。

豹毛回头一瞥。虎掌仍站在击败河族族长的地方望着她，眼神中闪烁着嘲笑。豹毛浑身毛发炸开盛怒的火花，她奔过金雀花通道，回到宽阔的荒原上。

那一战后天气骤凉，白雪纷纷而落。但豹毛仍派出一支又一支巡逻队去检查出现在河族边界内的雷族气息。她的族猫们渐渐从伤痛中恢复，疾病也停止

了蔓延。但河流冰封，猎物稀少，她不得不派队伍等在风族边界上，以备抓住任何跨越气味界线的陆上猎物。

她也花了不少时间赞扬族猫们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尤其是石毛，他展示出一记豹毛从未留意过的高招，让她对这名年轻武士刮目相看。他身上流露出让她钦佩的悍勇与严肃。她甚至开始考虑他适不适合成为银溪的伴侣。

银黑相间的母猫显得分外孤僻。她近来时常与族猫们拉开距离。她会不会仍在为白掌哀悼？

豹毛留意着她，经过日复一日的观察后，豹毛决定自己该来仗义执言一番了。大战过去四天后，积雪终于开始融化，豹毛叼着一只水鼠走向独自坐在莎草丛下的银溪。此时太阳刚开始向树林后坠落。

她将水鼠放在银溪掌边。“你一定饿了。”年轻母猫一整天都在狩猎，尽管带回来的猎物没有几只。



银溪低头致意。“谢谢你，”她说道，“但还是给别的猫吃吧。”

豹毛对她眨眨眼，决定直入主题：“你显得很孤独。”

“有吗？”银溪神色惊诧。

“你太内向了。”豹毛说道。

“那我就不可能觉得孤独，否则我会去找伴儿的。”银溪轻声说。

“你最近经常和石毛一起巡逻，”是豹毛安排两只猫总在同一支巡逻队里，她希望他们能够因此产生交集，“他是名好武士。”

“大概吧。”银溪望着豹毛，似乎好奇她到底想说什么。

豹毛乘势追击：“他会成为一位好伴侣的，你不这样认为吗？”

银溪冲她眨眨眼：“你在考虑让他当你的伴侣吗？”

“我？”惊诧从豹毛的毛发间蹿过。她想象中的这场对话，可完全不是这么发展的。“不！我是觉得他做你的伴侣挺不错的。”

银溪迅速转开了目光：“我不想要伴侣。”

也许白掌对她的意义比豹毛以为的更重。“你不能一辈子都陷在悲痛里。”

“我不想要伴侣。”这一次，银溪听起来有些恼火了。

“为什么？”豹毛知道自己惹烦这只母猫了，但她忍不住就是想问。

银溪愠怒地弹弹耳朵。“我不需要理由吧？”她反驳道，“你就没有伴侣啊。你有理由吗？”

豹毛感觉心中柔软的那部分微微一痛。时至今日，这个疑问仍不时在心中徘徊：倘若当初成了蛙跃的伴侣，会是什么感觉？没有伴侣的原因，她只愿埋在心里。也许银溪也有同样的感受，豹毛尊重这一点，但她依然感到好奇。

这份好奇如芒在背，纠缠得豹毛整晚难眠。当白昼来临，太阳攀上湛蓝的高空时，豹毛看着银溪离开营地，好奇心愈演愈烈。她并没有指派年轻母猫参加任何队伍——她想看看银溪到底选择和谁一道出行，哪怕只是做朋友呢。但银溪并没有主动加入任何队伍，只是不与任何猫道别，悄悄地走开了。

豹毛等待片刻，然后跟着银溪出了营地。她远远尾随在后，沿着河岸前行，跨过新近化冻的河面进入林间，一排排树木通向了雷族边界的方向。她始终保持在下风向，避开银溪的视线范围，直到母猫终于停在离气味界线几条尾巴远的位置。

豹毛颈毛倒竖，看见边界那头出现了一抹灰色毛发。灰条！

眼见雷族公猫跨入河族领地，与银溪触碰鼻头，豹毛的四掌仿佛冻在了地上。年轻虎斑母猫眼中亮起温情而愉快的光芒，豹毛努力控制自己，没有扑上前去用利爪劈开灰条的口鼻。

银溪怎么能这样做？她可是钩星的孩子。她怎么可以背叛她的族群？而且她的对象还是杀害了白掌的那名武士！豹毛怒上心头，爪锋痒得难耐，但她终究还是按捺住了自己。这不是仅靠一场对峙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银溪对灰条喜爱亲密的举止出于真心，那这件事就需要审慎对待，暗中处理。豹毛不会大闹一场，影响河族内部的和谐气氛。

在豹毛决定河族要如何处置银溪的背叛行为前，她必须先捋清自己的想法。



第三章　分岐

豹毛已经将上午的巡逻队派了出去，但把银溪留在了营地里。整整两天，豹毛都烦躁不安，不知该说什么，或许根本不要开口为好。也许银溪与灰条的私会已经顺其自然地结束了。但豹毛明白这样的希望只是徒劳。银溪年纪尚轻，正深陷爱河。让她独自处理这个问题风险太大了，豹毛也想保护她，不希望她酿下会使自己与河族都后悔万分的大错。豹毛觉得她必须与银溪谈谈。

她用尾巴示意银溪过来，努力装出漫不经心的语气："和我一起去狩猎吧。"

"我吗？"银溪惊讶地对她眨眨眼。

豹毛环顾空地。她还能是在说谁呢？莎草涓、荫爪和锦葵尾都在巫医巢穴外歇息。疾病使他们身体依旧虚弱，但他们显然愿意为了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忍受蒙蒙细雨。旁边的泥毛在分拣药草，芦苇尾则忙于从长老巢穴中将缠须的窝清理掉。

鸟鸣正忙着帮灰池搜集芦苇。年迈的灰色母猫终于决定到长老巢穴里做个窝。豹毛很欣慰。灰池之前几次参加巡逻队时看起来迷迷糊糊的。她需要休息，鸟鸣也会很高兴有猫做伴的。

豹毛朝出入口走去，银溪的脚步却似乎有些拖沓。她难道猜中了豹毛打算将这次组队当作交谈的契机吗？

"你希望我们在哪儿狩猎？"她们来到垫脚石前，银溪问道。

"去浸水草甸吧。"豹毛跃过垫脚石，在河流另一侧等待。她还没想好要对银溪说什么。"我们去给鸟鸣抓只青蛙来。"她轻声说。

银溪跟上前来。"她一定在怀念缠须。缠须一过世，营地似乎也和以前不同了。"

"我永远也习惯不了失去族猫的伤痛。"豹毛想起白掌，一阵心痛。他是否在星族观望着银溪与灰条秘密相会呢？

豹毛停在浸水草甸边缘。片片泛着微光的池水汪在深草丛的低洼地间，倒

映出阴沉的天色。其中一个小池的水面荡起涟漪——里头有东西在移动。她向池水走去，张开嘴嗅尝青蛙的气味，然后停在离水畔几条尾巴远外。一只青蛙正笨拙地在泥地上爬行。她俯下身子预备跃出，但青蛙扎进水面，消失了。

豹毛抖散毛发，蜷伏在一片湿地草丛间。

银溪用鼻头挑开路，在她身旁也摆好架势。

“我曾在这里教过白掌该怎么狩猎。”豹毛感到一阵伤感的刺痛，“当时还有蛙跃帮忙。我大概就是从那时起爱上他的。”

“你爱过蛙跃？”银溪猛地将口鼻转过来。

“有那么奇怪吗？”她难不成以为，让蛙跃动过心的只有藓毛一个？

“我想，不算奇怪吧。”银溪将口鼻转回池水的方向，“我只是想象不出你会爱上谁。”

豹毛有些怔愣：“真的吗？”

“你有点儿老了。”

“我才没那么老呢。”

“你比我年龄大。”银溪注视着池塘。

“我爱上他的时候，可能也就差不多是你这年纪吧。”豹毛动了动脚掌。用这个当开场白也还不错。“我以为我们会相爱一辈子。但生活不是这样的。我们还肩负其他责任。”

“我猜，是你肩负其他责任吧。”银溪说道，“你想专心放在副族长事务上。”

“那并不意味着，我没为放弃蛙跃后悔过。”豹毛说道，“但我知道自己必须做出对族群最有利的选择。”

“大概也是对你最有利的选择。”银溪没有看她。

“你是什么意思？”

“我猜，你对成为副族长的渴望比和蛙跃在一起的意愿更强烈。”

突如其来的愠怒让豹毛吃了一惊。银溪是在批判她？“族群比蛙跃更需要我。”

银溪将尾巴收在身侧：“对自己的选择坚定不移的感觉，一定很不错吧？”

豹毛坐直身子。她不喜欢银溪的语气。“我是对河族坚定不移。”她尖锐地说道，“我在乎的是河族，我也会为了保卫河族不惜代价。”

银溪看向她。“你把我拖到这里来，是为了这个吗？”银溪也坐起身子，“你担心我会威胁到族群？”

豹毛眨眨眼。银溪显然猜中了自己将她带来这里的用意。我就那么容易被看穿？豹毛试图读懂银溪的目光。“难道你不担心自己会威胁到他们吗？”

“我为什么要担心？”银溪的脑袋歪向一侧。

“你自己清楚。”豹毛厉声说。刚才银溪表现得思维多敏锐啊，相比之下，她此时的迟钝让豹毛更加烦躁。“灰条是雷族的公猫。”

“灰条？”银溪睁圆了眼睛。

她真要假装自己纯洁无辜吗？“别装乖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和他见面的？”

“我见过你们俩在一起。”

“你监视过我？”

“我观察过你。”豹毛是不会为留意族猫动向而道歉的。

银溪转开了视线。“我爱他。”

“他是我们的仇敌。”

“他不是我的仇敌。”

豹毛的呼吸哽在喉咙里。她忽然明白，白掌死后银溪是为什么来到巫医巢穴了，以及那句“我听说灰条尽力救白掌了”。银溪并不想知道族猫遭遇了什么。她只是想替爱的那只猫辩护！

“有多久了？”豹毛质问道。

“那是我自己的事。”银溪穿过草丛。一只青蛙逃入水中，池水随之泛起弧形的涟漪。豹毛不去理睬。她可以晚些时候再帮鸟鸣抓只青蛙。眼下，她必须努力让银溪看清利害。

“这是族群的事。”豹毛跟上银溪，“你难道不明白，你与他私会是违背武士守则的吗？”

“我们又没有伤害到谁。”银溪反驳。

“要是继续下去，总会造成伤害的。”

“怎么？”银溪低声对她吼道，“我不过是爱上了一只猫，怎么伤害得了谁？”

豹毛不依不饶：“如果钩星知道了这件事，他会怎么说？”

银溪瞥向自己的脚掌："谁在乎呢？"

"我在乎。"豹毛说道，"我不希望他受伤害，也不希望你受伤害。"

"谁也不会受伤害的！"

"你真这样以为？"豹毛喝道。

银溪没有回答："你别来烦我行吗？我不会威胁到你亲爱的族猫们的。"

豹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见的话："他们也是你亲爱的族猫！"

"对！他们是！而和你不同的是，我信任他们。我不需要像只爱管闲事的猫一样偷偷摸摸监视他们！"

熊熊怒火在豹毛的皮毛下燃烧，但她逼自己深吸了一口气，放平毛发。愤怒无济于事。"我是族群的副族长。我有必要当这只爱管闲事的猫。我需要清楚发生的一切，这样我才能帮助我的族猫做出正确的选择，成为最优秀的武士。只有这样，河族才能强盛兴旺。"

"你以为我爱上一只出身于其他族群的猫，河族就兴旺不了了是吗？"



"如果每只猫都去打破武士守则，族群就不成族群了。"豹毛注视着她。这是武士守则最基本的内容。她怎能不懂？"那就是一群泼皮猫，一群不顾他者，只管随心所欲的泼皮猫。"

"但我爱他！"银溪眼中头一次亮起了痛苦的光，"我不能仅仅因为武士守则的不允许，就停止对他的爱。你说你爱过蛙跃。但当你认定族群更需要你的时候，对蛙跃的爱就停止了吗？"一字一句滚滚而来，仿佛母猫实在情难自已。豹毛胸中涌起怜悯，而银溪仍滔滔不绝。"我倒是想这么做呢。我倒真希望我的情感能受理性裁决。"

豹毛迈步走近。"我对蛙跃的爱大概会永远持续下去。"她说道，"每当看见他和藓毛在一起时，我都会感到嫉妒，也都会希望自己不要嫉妒。我为此感到难过。但我也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我清楚我们俩是没有结果的。"

银溪眼中又一次闪过怒意："而你希望我也这样做。"

"你不明白吗？"豹毛绝望地说道，"你没有选择。你不能让灰条做你的伴侣。他是只雷族猫。"他还杀死了白掌。豹毛咽下后头这句话，她知道这句话不会有帮助的。"你唯一与他相伴的办法，就是离开河族。"

银溪挺起胸膛："我还真说不定会这么做。"

震惊在豹毛的喉头涌动："去当泼皮猫？"

"我会加入雷族。"

"你要加入敌对的族群？"豹毛不敢置信地盯着她，"想想你这样会让钩星多么心碎！"

"他会想通的。"

"他是族长！"豹毛厉声说，"如果自己的孩子都背叛了族群，他还怎么抬得起头？"

"那不叫背叛。"银溪的皮毛略略耸起，"不过是种选择罢了。就像你想当副族长一样。"

豹毛嗤之以鼻："和我想当副族长没有任何共同点。我那样做是为了族群的利益。你只是在考虑自己！"

"那又何错之有！"

"你是名武士。"豹毛突然感到疲惫。银溪不可能是真心说出这些话的。她

是只好猫，既忠诚又聪慧。若不是被情感的飓风裹挟着，她肯定讲不出这种话来。

她们一言不发地站了片刻，仿佛两只母猫都意识到，自己该说的话都说尽了。后来，银溪开口了。

“你会告诉别的猫吗？”此时，她的声音出现了颤抖，“会告发我和灰条吗？”

豹毛没有动作。泄露银溪的秘密有害无益，只会在族群内引发不满。族猫们会各执一词。其中一些会以这只年轻母猫为敌，而那会使她彻底与河族决裂。那不正是豹毛费尽心思希望避免的情况吗？钩星也会被架到一个左右为难的位置上。他不可能替女儿说话，但与女儿对峙又会伤透他的心。要是他不得不流放自己的亲女儿呢？“我不会说的。”豹毛说道。

银溪的蓝色大眼睛里流露出庆幸：“谢谢你。”

“但你必须保证，不能再见他了。”

银溪身子一僵：“我做不到！我爱他，他也爱着我。”

尽管深知这段爱情不该发生，但对年轻武士的同情仍使得豹毛心脏生疼。“无论你怎么选，都会伤心。”她柔声说道，“但你必须想清楚，是不是也要伤了你父亲的心才作罢。”利用愧疚感说服银溪的做法让她不齿，但这是事实。既然银溪与灰条的恋情继续下去，只会给她自己和族群带来伤害，豹毛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说服她呢？

“求你别告诉他，”银溪无助地说道，“暂时别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自己把这事处理好。”

豹毛不安地移动脚掌。不诚实会危害族群利益，但就这件事而言，坦然相告大概也会造成同样的损害。何况银溪年纪尚轻。豹毛不希望她仅仅因为一时受制于自己的情感，就成了大家日后记忆里的叛徒。保护族猫是豹毛的责任。倘若这份责任要求豹毛暂时保守银溪的秘密，那豹毛就会这么做。但豹毛仍会尽可能以其他方式制止银溪犯下弥天大错。

接下来的日子里，银溪从营地里消失时，豹毛尽量视而不见。一天天过去，她希望虎斑母猫与灰条的恋情快点终止。但她也生怕银溪只是距离被众猫厌弃的日子又靠近了一天。

雨水没完没了地拍打在营地间。钩星近来焦灼不安，始终留意着河流涨水

的形势。豹毛回到她的窝里休息，一整天的巡逻让她疲惫极了，她此时仍能听见雨点噼里啪啦地往营地里砸。尽管近来捕鱼有些困难，但她很高兴巡逻队带回了足够的食物，确保没有猫会饿着肚子回窝里。大部分猎物都来自陆地上，只有几条鱼是从河道转弯时水流稍稍放慢形成的浅滩里捞出来的。豹毛吃的是一只麻雀，牙缝里现在还塞着几团羽毛。她一边用舌头把羽毛剔出来，一边往窝铺深处缩，闭上双眼。银溪仍叫她担心，但她尽可能将这些思绪推开。我可以明天再考虑这件事。她对自己说完，便沉入睡梦之中。

一声痛苦的哀号劈入豹毛的梦乡，让她猛地抬起头。巢穴里仍黑洞洞的，但一些窝已经空了。剩下的族猫们正一个个坐起来，皮毛倒竖，呻吟声仍在从空地中传来。

她朝芦苇尾眨眨眼，后者两眼惊慌，瞪得溜圆。“出什么事了？”豹毛大声问。

“我不知道。”芦苇尾从窝铺里爬出来，直奔巢穴出入口。

豹毛也俯身跟了出去。

锦葵尾正蜷缩在巫医巢穴旁，鸟鸣在边上干呕。空地里挤满了猫，泥毛在他们之间奔忙着。这些猫的毛竖着，显然很痛苦。

豹毛奔到泥毛身侧：“他们怎么了？”

她说话间，莎草墙下的巨爪剧烈呕吐起来。

泥毛眼中闪现恐惧：“从表现看，他们都中毒了。”

豹毛惊慌地望向育婴室。雾脚最近才分娩过。藓毛的孩子们差不多快要尝试第一次吃猎物了。“藓毛和雾脚还好吗？”

“育婴室里没有出现症状。”泥毛说道。一阵庆幸涌过豹毛周身。泥毛对眨着眼睛从武士巢穴里钻出来的莎草涓点点头。“带上没有病症的猫去搜集锦葵，”他告诉莎草涓，“我需要你们尽可能多带些回来。”

莎草涓点头应下。

“动作要快。”豹毛补充说。接着，她顿了顿，一个念头在她脑子里亮起来，她紧接着问道：“你今晚吃了什么？”

莎草涓瞧了瞧豹毛：“一只水鼠。”

水獭斑、杉皮和刺牙都从武士巢穴里钻了出来，焦急地看着生病的族猫们。

“发生什么事了?”水獭斑问道。

“他们中毒了。”豹毛快步朝水獭斑走去,“你今晚吃的是什么?”

“我和灰池一起吃了只老鼠。”水獭斑回答。

“你呢?”豹毛问杉皮。

“椋鸟。”

“我也吃了椋鸟。”刺牙不问自答。

豹毛快步赶到巨爪身侧。学徒浑身发颤地缩在莎草丛底下。“你今晚吃的是什么?”豹毛柔声问。

“鳟鱼。”学徒含糊地说,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豹毛冲到锦葵尾旁。“你是不是吃了鱼?”她问。

“我和鸟鸣分吃了一条鲢鱼。”锦葵尾强忍不适告诉她。

他们吃的都是河里的食物。从河岸上带回来的猎物没有给任何猫造成不适,但吃鱼的猫却病倒了。豹毛忽觉浑身发凉。河流——族群一直以来赖以为生的河流——却不知怎的毒害了她的族猫。



第四章 追寻毒源

黎明时分，他们将鸟鸣下葬。豹毛庆幸只有这名长老因有毒的鱼失去了生命。锦葵尾、巨爪和其他猫都已经恢复了，但仍身体孱弱，整个族群都因失去了一只族猫而陷入悲痛。豹毛坚持参与了下葬的队伍，此时，她正领着搜寻队下到水畔，滑入河中，爪缝间仍填满了泥土。

水流的拉扯力道之猛让她大吃一惊，她不得不花了番力气才没被卷到下游。她挥动着脚掌让自己保持原位，回头看向队伍的其他成员。他们也在急流中挣扎，但还是紧跟着她来到溪水中央，向对岸游去。

等到脚掌挨到石头，把自己往岸上拉时，豹毛的心脏已经跳得很厉害了。就连这里的水位也很高，河面宽阔，漫到了树林边上。豹毛发现自己踩在一丛黑莓当中，这片黑莓丛原本与河岸是隔着几条尾巴远的。但现在，灌木丛的枝条都拖进了水中，蜿蜒摇曳。

石毛跟着她出水。刺牙和天心也紧接着爬出来。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停在豹毛身侧。

天心摇散皮毛："至少现在雨停了。"

豹毛看向天空。层层叠叠的云团依然厚重，雨水随时都可能继续落下。他们必须查明河流被毒害的原因，赶在下雨前回到营地。如果河水涨得再高些，那渡河就不安全了，他们可能会被滞留在这里，直到水势回落。

石毛的胡须上滴着水珠。"你真认为可能是雷族投毒的吗？"他问豹毛。

豹毛皮毛耸起："当然。风族在自己的营地里被我们揍得够呛，他们是绝对没有这个胆子的。"

刺牙恼火地挥了挥尾巴："要不是一根须去找来了援助，我们肯定已经赢下战斗，撵得风族逃之夭夭了。"

豹毛又一次回想起河族逃出风族营地时，虎掌脸上得意扬扬的神情。他的表情当时就给豹毛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不光是胜利的喜悦，更是满足，仿佛一

个计划就此顺利收尾。但她也记得虎掌放任火心为活命而战，自己却连一只脚掌都懒得抬一抬。雷族副族长比她预想中更加残酷无情。像他这样的猫必定干得出往河里投毒的事。

那灰条呢？她越是考虑这只雷族公猫，就越觉得他与下毒事件必然脱不了关系。在河族领地里留下雷族气味的武士准是他没错。他是受了虎掌的差遣吗？豹毛揣度着，不知银溪是否只是个幌子。也许灰条利用了河族母猫，以便接近河流。银溪甚至可能昏了头，把隐秘的水洼与溪流指给他看——那些地方能隐藏腐烂的猎物，让它们溃（kuì）烂渗毒，波及整条河流。

“我们应该检查这一侧流入河里的溪流。”豹毛告诉队伍。

石毛望向轰鸣的流水。急流拍上两侧河岸，冲刷泥土，在树林间漫延。“那可不容易，”他高声说，“很多支流都被洪水淹没了。”

豹毛瞪了石毛一眼：“我不在乎有多困难。我们必须查明原因。我不会再眼睁睁看着另一只族猫丧命了。”

“遵命。”石毛颔首应下，“你认为肯定是腐败的猎物造成的吗？”

“我不知道。也可能是一捆带毒性的药草或者莓果。反正寻找任何不正常的东西就是了。”

石毛将鼻头挨近地面，从黑莓丛间小心翼翼地走去。刺牙往林中前进。

天心对豹毛眨眨眼：“我到上游些的地方去找。”

“可以。”豹毛用目光搜索森林，“别脱离队伍太远了。雷族可能会再次越过边界。”她屈伸利爪。河族武士好像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也不安全。她厌恶这种感受。

天心迈步离开的同时，豹毛也来到土地裂开的一道沟边。水流沿着沟向河流奔去，她小心翼翼地嗅了嗅，开始溯溪上行，往树林深处走。水流气味清新，只带了些土腥气。她一跃而过，开始寻找别的沟。

她一条沟又一条沟地查过去，却没有发现任何导致河流污染的迹象，懊丧渐渐化为愤怒。如果是灰条往河流下毒，那他做得倒真够精巧。如果他是在河流涨水前放置了腐烂的猎物或有毒药草，那罪证这时已经被藏到水面下了。豹毛匆匆沿岸前行。她必须赶在灰条有机会撤走证据、掩盖雷族罪行之前将它们揪出来。

她看到天心的毛发在林中掠过："你找到什么没有？"

天心歉意地看看她。"没有。"天心喊道。

刺牙和石毛正朝她走来。

她期待地望向他们："有什么毒物的迹象吗？"

"什么也没找着。"石毛告诉她，"你呢？"

"没有。"

石毛皱起眉。"河水水位太高了，我不认为在这样的时候能找到什么线索。"他说道。

"我同意。"豹毛烦闷地抽动皮毛。事关重大，如果他们找不到毒的来源，河里就一直不能捕鱼。猎物已经不多了，河族会挨饿，而饥饿会带来脆弱。另一个念头也纠缠着她：如果自己能证明毒害是雷族造成的，银溪就能明白灰条只是在利用她。他们的关系会宣告结束，钩星和族里其他猫也就不会发现了。

但看起来，她今天是找不到证据了。她失望地转回林间。"我们回营地去吧。"

"你确定是雷族所为？"钩星透过族长巢穴昏暗的光线，冲她眨眨眼。

"肯定是。"豹毛坚持己见，"他们先是与风族结盟，然后又肆意插足风族的战斗。显而易见，他们想把我们从我们的土地上赶出去。"

钩星愤愤地抽动尾巴："他们抢走了太阳石还不够吗？"

"他们还妄图抢占我们的树林与河流。"

"河流对他们有什么用？"

"什么用也没有。"豹毛将尾巴从巢穴地面上挥过，"所以他们才愿意往里头下毒。"

钩星喉间翻涌起低沉的咆哮。

看到族长发怒，豹毛心头松快了些。"河水水位还很高，目前没法找出证据。但我们不能轻易放过此事。我们必须找出毒的源头，趁他们还没机会掩盖事实。"

钩星点头答应："应该让其他族群知道雷族这些猫都有多奸诈。真正的武士做不出对他族猎物下毒的事。"

"这下风族就不能支持他们了。"豹毛附和道。

“我们将会打破他们的联盟。”钩星弹弹尾巴。“等河水开始下落后，”他对豹毛说，“再带一支队伍去寻找毒物。”

“好的。”豹毛心满意足，向出入口走去。

银溪正等在外面。她快步向豹毛迎来。“你为什么没有在你的队伍里带上我？”她脊背上的毛发泛起愤懑（mèn）的涟漪。

“我以为你更喜欢独自外出呢。”豹毛意有所指地说道。

银溪跟着豹毛从空地里穿过。“你认为是雷族干的，是不是？”她嘶声道。

豹毛环顾空地。石毛正从猎物堆旁投来好奇的目光，育婴室外的藓毛原本



照顾着在水洼里踩水玩的幼崽们，此时也抬头看来。豹毛领着银溪躲到莎草墙边。“每只猫都认为是雷族干的。”她低嘶回答，“连钩星也是。”

“还不都是被你游说的。”银溪对她怒目而视，“你为什么非把所有问题归罪到雷族头上不可？”

“战斗发生时你不是也在吗？”豹毛不明白，银溪怎么能为几天前才袭击过他们的族群辩护，“你又不是没见过他们伤害你的族猫！”银溪难道连一点儿忠诚的概念都不懂吗？

“武士们本来就会战斗！”银溪低吼，“他们不会往河里投毒。”

“雷族就会。”

银溪眯起了眼。“但这事其实和雷族没有关系，是不是？”她厉声说，“是因为灰条吧。你认定是他做的。仅仅因为他跨越过边界，你就认为他肯定是投毒者。所以你才会把我择出去。你觉得我会替他遮掩。”

替他遮掩？豹毛眯起眼睛。她还真是从没想过银溪会不辨是非到替另一个族群掩盖阴谋的地步。“你会吗？”她诘问道。

“根本没什么需要遮掩的！”

豹毛与银溪对视着。“我只是不希望把你搅和进来，”豹毛说道，“如果我们查出来真是灰条对河流下了毒，我不希望任何猫觉得此事与你有关。”

银溪不敢置信地盯着豹毛：“那你觉得此事与我有关？”

“当然不。”豹毛压低声音，悄声道，“但你确实和灰条不清不楚的，如果他与下毒有关联，你就必须尽可能与整件事拉开距离。”

银溪浑身颤抖。“你怎么能认为灰条会做出这么狐狸心的事？”她质问。

“他是雷族武士。”豹毛厉声回答。

“你真是一叶障目。”银溪低声咆哮，“你能不能别把口鼻杵（chǔ）过来干涉我的事？”

“因为你这些事对族群构成了威胁！”

“一派胡言！”

“鸟鸣都死了，”豹毛提醒银溪，“要是雷族该对此担责——”她顿了顿，“要是灰条该对此担责，那你就得想清楚，自己到底站在哪一边。”

银溪一言不发地盯着她，眼中布满踌躇。恐惧带来一阵寒战，沿着豹毛的



脊椎往下滑。豹毛这下真的开始怀疑，银溪的忠诚到底落在何方了。如果她被迫做出选择，有没有可能，河族母猫最后会站到另一个族群那边呢？

“银溪，”豹毛冷冷地看着母猫，“我想让你加入搜寻队。”雨势从昨日起便减缓了，河流水位稍微下落了一些，但愿足以让他们查出毒物的来源。经过长夜思索后，豹毛认为她想到了办法，可以将银溪的忠诚拉回她的本族这边。假使银溪协助他们揭露了灰条与河流带毒有关的证据，那她怎么着都能意识到，她这名雷族密友并不如想象中一般无辜。而豹毛也就不用再操心河雷两族冲突再起时，银溪会支持哪个族群了。

银溪打量着豹毛，锐利的眼神中充满了怀疑。她起身朝队伍走去。石毛、天心和刺牙都已经在营地出入口旁整装待发了。

豹毛率领他们钻出营地，从最靠近雷族边界处跨越河流。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找，”银溪嘀咕，“河流说不定是在很远的下游产生的毒性。”

石毛好奇地看向她。“害死鸟鸣的那条鱼就是在这里捉到的。”他说道。

“鱼会游泳。”银溪皮毛有些耸起，“它们又不是黑莓丛，长在哪里就是哪里了。它在哪儿染上毒性都有可能。”

豹毛尾巴一挥。“我们还是不要浪费任何时间了。”她的族猫们说不定会怀疑银溪干吗要处处挑刺。“河岸今天又露出来了，所以我们把搜寻范围专注到河岸上。寻找不正常的气味或者形状，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石毛、刺牙和天心各自散开，银溪却瞪着豹毛。“你打定主意要证明是灰条干的了，是吧？”

“和那个没关系。”豹毛告诉她。

“真的？”银溪听起来并不相信。

“我只是替我的族群提防危险。”我希望你也是。

银溪尾巴一甩。“我会去找证据证明不是灰条。”她厉声说着，向树林的方向走去。

豹毛沿着水岸前行，始终留意着母猫的动向。如果银溪真的找到了对灰条不利的“证据”，她不希望银溪有机会将它藏起来。今天河面没那么宽了。通

入河道的水渠与沟壑一目了然，她沿着沟渠择路前行，凉丝丝的流水绕着她的四肢淌去，她仔细地嗅闻着。

上午一点点过去，她冷得掌垫发麻。她能看到族猫们沿着河流行动的身影。他们在她前后，检查河水沿岸的每一道湾、每一个池。豹毛腹中渐渐泛起担忧的刺痛。要是他们找不出毒物来源怎么办？每沿着水岸多走一条尾巴远的距离，她就越不在乎毒污染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反而是确保河流安全，不再殃及族猫的愿望越发迫切。

豹毛从一片铺满卵石的河岸上走过时，酸腐的恶臭忽然触及鼻端。她扬起口鼻张开嘴，让空气包裹舌头。这是她以前从未在此闻到过的气味——肯定不是河流该有的气味。她皱起鼻子扫视河岸，浑身僵直地看到水畔的一丛灯芯草



边有东西起伏不定——奇形怪状的彩色物体在苇丛间亮闪闪的。她快步赶去，一边靠近，一边猜测这些必定是两脚兽的垃圾。那几个物体的气味与外观都很不自然。它们挤成一堆，被卡在了茎秆间。豹毛沿路避免打湿脚掌，直至绕到上游才涉水而入，腐烂的恶臭越发浓烈，让她想要呕吐。

“我找到了！”豹毛对族猫们高喊着，弹动尾巴示意他们远离从垃圾里渗出来，弥漫在周围水域中的污物。

天心蹚进水中。她辨认出臭气，尾巴也蓬开来。“闻起来和腐尸一样。”她嫌恶地说道。

水藻挂在垃圾上，滑腻腻、烂糊糊地漂荡在四周。水流淌过时会扯下一片片水藻碎屑，将它们打着漩儿卷向下游。毫无疑问，害死鸟鸣的毒物便是从此而来的。

豹毛竖起颈毛。是两脚兽粗心大意地扔下的吗？怒火在她腹中翻搅。她可以对来自其他族群的威胁大胆应战，但向两脚兽复仇就力不从心了。

银溪与她目光相接，眼神里的得意让豹毛越发地恼怒。这不是灰条干的。

懊恼从豹毛心头掠过。要是她证明了灰条不值得信任，那对这只年轻母猫会更好。这下，她必须另寻他法，赶在河族其他猫发现前结束银溪的私情。

第五章　意外

豹毛在破晓时醒来。顶棚被雨水敲得直响，巢穴四壁在风中颤抖。昨日天气开始恶化时，她正领着队伍回到营地，将两脚兽的垃圾上报钩星。尽管有刺牙、石毛和天心帮忙，她仍没能将垃圾从芦苇丛中钩出来。要是他们能让它跟着打漩儿的河水冲向下游，离开河谷就好了。豹毛原本计划今天带一支数量更多的队伍出去，尽力将垃圾取出来。但从雨声听来，她猜测垃圾又要被埋到水下了。

她轻步溜出巢穴，在疾风骤雨间眯起眼睛，借着朦胧灰暗的晨光检查猎物堆。一只陈旧湿透、硬邦邦的鸫鸟是猎物堆上唯一的残余。但至少，猎物堆还不算空空荡荡。

“豹毛……”泥毛的轻声引得她转过身去。父亲正穿越雨幕向她走来。狂风抽打在他身上，拉扯着巫医浓密的毛发。他们俩是空地里仅有的猫，但豹毛能听见族猫们在武士巢穴里起身的动静。她很快就可以派出一支支巡逻队了。泥毛瞅了一眼鸫鸟。“你饿了吗?”

“我只是检查而已，”豹毛用脚掌戳戳猎物，“我该不该把它拿到育婴室去?”

泥毛摇摇头。“让藓毛和雾脚好好睡觉吧，”他说道，“她们一定累坏了。我昨晚听见小曙喵喵叫个不停。她肯定闹得整个育婴室不得安眠。”

豹毛顿时紧张了：“小曙没事吧?”

“她没事。”泥毛抖去毛发间的雨水，“我检查过了。就是做噩梦而已。”

豹毛抬眼看向灰沉沉的天幕，雨水在她眼睛周围成注淌下来：“我们今天清理不掉那些两脚兽的垃圾了。”

“至少我们知道它的位置了。”泥毛说道，“上游远处的鱼不会带毒。你们今天可以到那里狩猎。”

“但芦苇荡再往上的河段很窄。”泥毛很久前就不再是武士，这些事他肯定

已经忘记了。“下了这么大的雨，那里水流估计异常湍急。在那里捕鱼可能过于危险了些。”

蛙跃钻出武士巢穴，立刻缩起背来抵挡暴雨。“捕鱼过于危险？”他抽抽鼻子，蓬开毛发向他们走来，“对河族武士来说，不存在什么‘过于危险’的地方。”

豹毛皱起眉。“不管怎么说，”她说道，“今天最好还是在浸水草甸里狩猎。”

“我们最近吃的陆上猎物太多了，”蛙跃喷了个响鼻，“我的孩子长大了还以为他们是雷族猫呢。”

“我想我们最近吐出来的毛发是不少。”豹毛不情愿地承认。

蛙跃挥舞尾巴。“而且我喜欢疾水捕鱼。很有意思的。”他冲豹毛眨眨眼。豹毛点了点头。

“好吧。”豹毛说道，“等我组织好其他队伍后，会亲自带一支狩猎巡逻队去那里。你可以加入。”她钩起鸫鸟。“但我得先把这个带去给灰池。”

曙光散去，白昼来临，光线并没有变得明亮太多，但至少当豹毛带队离开营地时，雨势缓解了些。她让天心和响肚加入了队伍，四只猫向上游走去，一时间，感觉好似学徒生涯的昨日重现。

他们经过芦苇荡后，雨停了。豹毛没猜错——这里河水滂沱，翻涌着从两侧陡岸间奔过，搅起片片白沫。更靠上游的地方，能看见在风中摇晃的树林。豹毛甚至在这里就能听见树杈嘎吱作响，像脾气不佳的长老一般发出叫唤声。

豹毛检视河水。断枝落叶打着转漂过，被河流吞没在水下，又仿佛不合河流口味一般在几条尾巴远处冒出来。“也许我们应该先在岸上狩猎，等水流没那么急再下去。”她提议。

“别这么老鼠心。”蛙跃站在边上，急切地竖起两耳，“我想让小知更、小曙和小木尝上第一口鲤鱼。”他对豹毛眨眨眼，目光中充满温情。“他们说不定会和你一样爱上它的味道。”

豹毛咕噜着瞥他一眼。“他们怎么可能不爱上鲤鱼？鲤鱼可是最美味的鱼类。”她扎进水中。河流将她攫（jué）住，拉入水下，但随即又把她向上拖去。豹毛水花四溅地冲破水面，冒出头来。这可真叫她心神为之一振。接着，

她逆水而游，体会挑战的刺激，享受伴随急流从毛发间涌过的快感。

天心跟着她一个猛子扎进来，响肚则迈入浅滩，在靠近河岸的地方游动。“真难相信你以前是个干爪。”天心漂到豹毛身旁，戏谑道。

“我那会儿跟幼崽差不多大呢！”豹毛抬起脚掌朝她拍水花，天心在泡沫翻卷的水流中敏捷地躲开了，她两眼闪闪发光。

“你看！”天心用鼻头指了指，一条暗影正从水面下朝她们迅速接近。她立即潜到水下，片刻后再浮出来时，嘴里已经叼住了一条小鲢鱼。随后，她游上河岸，将猎物抛到岸上。

蛙跃嗅了嗅鲢鱼，挥动尾巴：“我要去抓条鲤鱼来。”

蛙跃钻入河道，豹毛看着水流在他身后合拢。她急切地等蛙跃浮上水面。他们已经好些日子没有协同捕鱼过了。说不定他们能抓条大的，比如鲑鱼之类。她在水里四下转身，寻找蛙跃的踪影。他到哪儿去了？她奋力稳住自己的位置，再度扭身查看。腹中开始有惊慌闪动。“蛙跃？”

天心正在几条尾巴远外游动，口鼻扎在水里寻找鱼的踪迹。响肚把鼻头探进悬出河岸的莎草丛下。

“蛙跃！”豹毛这下有些害怕了，她扎进水下，透过泛着泡沫的水努力张



望，两眼刺痛。河水冲击到身上，她在水流中挣扎着。很快，她便憋不住了，浮上来换气。

她冒出头来的刹那，正瞧见蛙跃朝自己游来。

“你在这里啊！”她扑着水花向他游去，玩闹地冲他耳朵来了一掌。“你吓死我了！”她轻声道。

蛙跃从她边上游开，胡须抽动着。“我只是去检查有没有鱼藏到河底了。”他说道，“但下面的水流也很强劲。看起来我们必须得等鱼自己朝我们游过来才行。”他转身，期待地望向上游。

蛙跃似乎看到水面下有东西移动，他竖起双耳。“准备好！”他说道，“要是我没抓住，你记得上。”他再度消失在水下，豹毛心跳加速了。她也潜入水面，看到一条鳟鱼向自己游来。蛙跃正张大利爪紧追在后。正当豹毛爪锋弹出，准备去抓时，鳟鱼忽然向后一扭，被蛙跃逮住了。

豹毛浮上水面，蛙跃也叼着鳟鱼从旁边出现，快活的情绪在豹毛胸中涌动。蛙跃将鱼衔上岸，抛到天心的鲢鱼边上。

响肚在靠近河岸的地方抓了条鲈鱼，它之前肯定藏在莎草丛中。响肚跃出水中，牙齿紧咬鲈鱼，将它放到另外两条鱼边。雨又开始下了，河水轰然撞击河岸，公猫再度下水前先将猎物都挪到了离水畔更远的地方，似乎担心它们会被冲回河里。

没过多久，那堆猎物的数量就翻了一番。

“我们该把这些带回营地了。”豹毛压过轰鸣的水声喊道。她的脚掌由于持续与水流对抗泛起疲累，况且他们光是要搬这一堆鱼已经够呛了。

“我还没抓到鲤鱼呢。”蛙跃高声回应。他往上游凫（fú）出了一段距离，那里的河道更窄，水流滂沱，嘈杂得很难听清他的声音。

豹毛用力踢打水流向他游去。“这么上游的地方没有鲤鱼的！”她叫道。蛙跃肯定知道鲤鱼更喜欢在平静些的水里晒太阳。“你的孩子得等我们清理掉垃圾，能抓鲤鱼后再品尝美味了。”

“这里肯定有鲤鱼的。”蛙跃高喊着回答，“要到下游就必须经过上游。”他扎到水下。

这里的河水在河道中间冲刷出一道沟槽，她随着蛙跃扎下去，穿过打漩儿

的水流跟上他。

蛙跃正像只水獭（tǎ）一样沿着沟槽来回游窜，毛发在身子周围荡开。豹毛认出一条鲤鱼向蛙跃飞快游去时光滑的轮廓，顿时心跳加速。鲤鱼被水流挟裹着，速度快极了。蛙跃能敏捷地抓住游鱼吗？豹毛向沟槽底部靠近，与试图将她向后推开的河水抗争。就算蛙跃错过了鲤鱼，她也能逮住。

蛙跃蹬开后腿冲过水流，轻松得好似那是稀薄的空气。他张开爪锋钩住鲤鱼，将它拖到嘴边咬下致命的一口。

蛙跃的孩子们最终还是能吃上这第一口鲤鱼了。豹毛快活地向上浮去，冒出水面大口吞咽新鲜空气。

接着，她僵住了。河流上游，林中的一棵树上落下了什么东西。河流被砸得水沫飞扬，那修长、黝黑的物体死沉沉的，足以将大片的水花溅起，在空中划出道道弧线后飞落到河岸上。大树枝！是被风卷下来的。

豹毛心脏猛跳，眼见着河水挟裹树枝，将它飞速推向下游。树枝直奔他们而来。如果蛙跃此时冒头，便会被撞个正着。

豹毛钻回水下要警告蛙跃，却见蛙跃正从水下往上冒，明亮的眼里流露出胜利的喜悦，鲤鱼被紧咬在上下颌间。

不！豹毛的尖叫声无法透过翻卷的流水。她呛住了，河水灌满她的口腔，恐慌将她紧紧攫住，树枝——宛如一团笼在他们头顶、黑沉沉的阴影——直逼蛙跃而去。

豹毛游向公猫，湍流的冲击力太过猛烈，她奋力想要靠近，沮丧却在肚里抓挠。在蛙跃冒出水面的刹那，豹毛拼命向他探出脚掌，却只能眼看树枝砸到蛙跃头上，令他猝然一震。豹毛浑身僵直地望着水流裹住蛙跃。蛙跃身体转动，四掌踢蹬了片刻，接着，便瘫软下来，被河水挟裹着拖向她。

豹毛的心几乎快要炸裂。她再次探掌去够蛙跃，感觉他的毛发从爪缝里一扫而过。蛙跃随着跌宕的水流漂过，豹毛却因为只差一根胡须的距离，没能抓住他。豹毛眨出眼里的水，在攫住心脏的震惊之中，注视着河水浮载着蛙跃，越漂越远。

"蛙跃！"

天心正在河岸上瞪大双眼看着这一幕。浅水里，响肚无助地望着蛙跃被冲

向下游。

豹毛扑入急流之间，让水托起自己的身体顺流游去，连身旁的河岸也在疾速中模糊成了一片幻影。她两眼始终没有离开过蛙跃。河流载着蛙跃如同溪水载着落叶，越流越快，直到突然间将蛙跃吸入水下，消失无踪。

天心跳步沿着岸边飞奔。“豹毛！”她尖啸道。

豹毛望了她一眼。



"快点儿出来！"天心的哭叫被恐惧浸染，狂乱刺耳。

豹毛在水中转过身，循着族猫的目光向背后的上游看去。一根根断裂的树枝正打着转朝她涌来。肯定整棵树都被狂风吹得四分五裂了。河面上漂满了一块块木头。

慌乱从豹毛的皮毛下闪过。她扑向河岸将自己拉出水，刚巧避开呼啸而过的断枝和树皮。她的目光追着断木而去，看着河流将它们吸入水下，去向蛙跃消失的黑渊。

豹毛说不出话来。天心直愣愣地站在她身旁，响肚赶过来，目光落向河流下游。

"我该救他的。"豹毛轻声说。

"你努力过了。"天心嗓音嘶哑，"我看见了。你碰不到他。"

"我该游得再快些。"悲楚狠狠拧着豹毛的心脏，直到痛苦让她难以承受，"我应该动作更快的。"

天心挨着豹毛。"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她低语，"你做不了什么的。"

豹毛再也讲不出话来。她想瘫倒在岸上。过去的无数个月里，她心头总有一处小小的地方在问自己：如果当初她依了蛙跃的心意选择与他相伴，而不是成为副族长，那生活会是什么样？现在蛙跃死了，而她——是她没能挽救他的厄运。

豹毛的双眼怎么也无法离开这条汹涌的河流。她无望地恳求，希望河流将世上最懂她的那只猫还给自己。

第六章　洪水来袭

豹毛麻木地朝营地走去。她身边的响肚在发颤，天心走在前头给两只猫带路。蛙跃的身体搭在豹毛和响肚的肩膀中间，沉重得仿佛快要压垮她。但她仍一只脚掌一只脚掌地往前迈，两眼茫然地盯着前方，心中痛楚超越了想象的极限。她能感觉到公猫的最后一丝体温渐渐散去。他们缓缓穿过芦苇通道进入空地，蛙跃的尸体从两只猫的脊背滑落到泥泞的土地上。

他们在河岸上寻找蛙跃尸体时，雨又下了起来。在无情无尽的暴雨中，他们将尸体从拦住它的芦苇丛间拖出来。豹毛一时曾抱有过希望，公猫或许还活着。但一看到蛙跃那双圆睁却呆滞的眼睛，她便知道，公猫已经走了。

如今回到了营地，雨势越发滂沱，仿佛星族对生者没有半分怜悯。她的族猫们都躲在各自的巢穴里。只有莎草涓和石毛在外头，他们挤在莎草墙下，正分享一只湿漉漉的椋鸟。

莎草涓抬起头来，看着蛙跃的尸体扑通落地。

石毛快步穿过空地。“出什么事了？”他问。

豹毛喉头紧绷。“河水——”字句来到舌头上，却消失无踪。她不想提起，不想重温这场意外，更不想用言语强调这个残酷的事实。

微光皮从武士巢穴里走出来，草须与黑掌跟在后面。族猫们一个接一个轻步来到雨中，聚集在蛙跃的尸首旁。谁也没有说话。

雾脚从育婴室里探出头，看到众猫聚集，她紧张地抽动耳朵：“这是怎么了？”

石毛转头看她：“蛙跃死了。”

“那他以后不会再来育婴室了吗？”小鲈鱼从母亲身旁挤过，对她眨巴眼睛，小矛和小芦苇从雾脚掌间往外张望。

雾脚用鼻头碰了碰小鲈鱼的脑袋。“是的，”她柔声说道，“我们回里面去吧。我想让你们陪着小知更、小木和小曙玩一会儿。薛毛得去——”

“发生什么事了吗?”育婴室内传来藓毛的声音。

雾脚消失在育婴室内。片刻后，藓毛冲出育婴室，奔过空地。她停在蛙跃的尸体旁凝望许久，仿佛以为他会动一动，仿佛他可能并没有死。接着，她蜷下来，浑身颤抖地用鼻子触碰蛙跃湿透的皮毛，喉间随之响起低沉的哭唤声。大雨倾盆而下，豹毛站在一旁注视着，胸口紧得发疼。她感觉无助到了极点。她无法挽回蛙跃的生命，也无力制止大雨滂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肝肠寸断的一幕。周围的族猫发出窃窃私语。

“他是怎么死的?”巨爪问道。



“你们被雷族袭击了吗？”芦苇尾问。

“是意外。”豹毛眼前又浮现向蛙跃飞速逼近的树枝。当蛙跃身体猛颤过后瘫软下来，被河水卷走的画面再度出现在脑中时，她几乎无法呼吸。

杉皮站在尸体旁，两眼大睁，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孩子丢了性命。“河族武士从不溺亡。”他喃喃道。

湖光紧紧依偎着杉皮，身体战栗，雨水从她的胡须上垂落下来。“他是个高明的泳者。”

豹毛感觉族猫们的视线落到自己身上，他们指望她给出解释，但那些字句带着太多痛苦。蛙跃怎么能死呢？他还有孩子。他过得多幸福啊！

“一根树枝砸到他了。”天心说道。

她的朋友走上前来，开始向族猫们讲述始末，豹毛胸中闪过感激。

泥毛用鼻头从猫群里挑开一条路，停在豹毛身边。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将皮毛轻轻贴在豹毛身上。

豹毛望了望他。“钩星在哪里？”河族族长应该与大家在一起。

泥毛朝钩星的巢穴投去一眼。“他在巢穴里。”泥毛说道，“还是让他留在那里比较好。”

豹毛一怔：“他病了吗？”

“只是累了。”泥毛轻声说道。

豹毛离开猫群，向族长巢穴走去。他必须知道这件事。他的族群需要他。豹毛穿过垂下的苔藓，眨眼看向族长。

钩星正在睡觉，对透过顶棚滴下来浸湿窝铺的雨水浑然不觉。他翻了个身，打起鼾来。

“钩星，”豹毛俯身靠近，用一只脚掌轻轻戳他，“醒一醒。出事了。”

钩星费力地睁开眼，睡眼惺忪地望了她一会儿，才坐起身来。

豹毛猛然意识到族长已经变得多么苍老。钩星厚实的皮毛缠结凌乱，当他试图摆脱睡意时，眼神也充满了迷茫。

“怎么了？”钩星哑着嗓子问道。

“蛙跃死了。”豹毛尽可能放柔语气，对钩星说，“是场意外。他被淹死了。”简简单单的三句话，却仿佛荆棘般撕裂了她的心。

钩星顿时睁圆双眼，洋溢出悲痛："死了？"

豹毛点点头。

钩星移开目光，仿佛一时难以接受。豹毛感到一阵惊慌。她本希望他能对族群讲话，安抚他们最深切的悲伤。可是，看看他现在的样子吧，豹毛意识到族长缺乏足够的坚强。安慰大家的只能是自己了。她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回想起当初钩星身体抱恙时，她竟自以为做好了准备，可以从他掌中接管族长的职务。她怎么会觉得自己承担得了如此之大的责任？但她必须站出来。钩星看起来跟长老一样。他没办法带领族群渡过这样的难关。

豹毛闭上双眼，感受巢穴带来的安全感与温暖，她希望自己能留在这里，躲进阴影之中，独自接受撕心裂肺的痛楚。但她的族群需要她。她睁开双眼，看向钩星。

钩星正凝视地面，喃喃自语。"蛙跃死了。"他难过得声音哽咽。

"留在这里好好休息吧。"豹毛对他说，随后扬起口鼻，"我会向族群说明的。"

豹毛似乎耗尽了浑身所有的力气，才逼迫自己穿过苔藓垂帘，跨越被雨水打湿的营地。天色欲晚，族猫们好似空地里的一片片阴影。

豹毛在族猫间穿行，最后驻足在蛙跃的尸体旁。湖光也和藓毛一起蜷缩在尸体边上。

育婴室里传来快活的喵呜声。

"小樱草！这次你来当狩猎者！"

"我会抓住你的！"

"嘿！这不公平，我还在窝里呢！"

"安静。"雾脚的声音被刻意压低了，但仍十分坚决，"声音小一些。"

"为什么？"

嬉笑声安静下去，豹毛环顾众位族猫。"我们今天失去了一只挚爱的族猫。"她缓缓开口。他们正在她的眼里探找着，寻求抚慰。豹毛肚里发紧。"他是一名真正的武士，满怀忠诚，毅勇无畏。失去他，族群将不再相同。但他不希望你们过度沉湎于悲伤之中。我们将在星族与他重聚，等到那时，我们希望他能够以我们为傲，希望他看见，我们从未有一刻疏于照顾族猫。我们从未让

悲痛影响自己保护族群周全。”

“的确。”木毛轻轻点头。

刺牙颔首：“他会这样希望的。”

“星族怎能夺走他？”藓毛将肝肠寸断的目光向豹毛投来。

豹毛与藓毛视线相会。她需要给出一个答案，不光是为了藓毛，也是为了整个族群。她顿了顿，深吸一口气。“我知道，这仿佛是星族在考验我们。”她对藓毛说道。接着，她抬起目光环顾众猫。“我们正经受雷族与风族的威胁。雨雪还致使捕鱼艰难，我们不得不忍饥受饿。河流最近也遭到了毒害。”她停顿片刻，让每只猫好生体会她的话后，才又开口道：“但蛙跃是率先应对难关的那只猫。他冒险在疾水中捕鱼，以期给他的孩子找到猎物。他会告诉我们，难关不过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证明武士并不只有尖牙利爪，一名武士也有心、有思想。决定我们成功的，不在于狩猎和战斗，而在于我们如何面对悲剧，如何在悲剧中站起来。这才能证明我们是真正的武士。这才是蛙跃会做的事。这才是他希望我们去做的事，因为他深知——我也深知——河族武士是所有武士中最名副其实的一群。倘若我们比其他族群面临更多挑战，那是因为我们比他们都更强大，也更勇敢。”

这些话连豹毛自己也吃了一惊。恍然间，她都不知它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难道是星族在指引她的思绪？豹毛心头顿时一轻，环顾族群，看到大家眼中都闪烁着决心。她打动了族猫们，于是他们向她报以忠诚与勇气。

可是藓毛仍望着她，眼中的微光洋溢出悲哀。“我要怎么告诉孩子们？”藓毛问。

豹毛不得不制止自己颤抖的脚掌。她稳稳地接住藓毛的目光：“我陪你去。”

藓毛站起来。族猫们分向两侧，让藓毛慢吞吞地走向育婴室。豹毛跟了过去。她能感觉到蛙跃僵冷的身体就摆在她们身后。

“开始守夜吧。”她从木毛身旁走过时，悄声告诉他。

木毛点点头。豹毛跟着藓毛钻进育婴室。

幼崽们正在窝铺间蹦蹦跳跳，藓毛的孩子和雾脚的孩子围着柳枝巢穴追跑打闹，几乎分不出彼此。

豹毛钻进巢穴，雾脚抬起眼。

豹毛对她点点头："能把你的孩子暂时带到长老巢穴去一会儿吗？"

小樱草停下来看着豹毛问："为什么呀？"

"灰池觉得有点儿孤单，"豹毛告诉她，"要是有几只活泼可爱、精力旺盛的幼崽去陪陪她，她会很开心的。"

"我们也能去吗？"小知更问道。

藓毛眼里闪着悲恸的泪光。"你和我们一起留在这里。"她对小木和小曙眨眨眼，"你们俩也是。我有事要和你们说。"

小鲈鱼急切地对藓毛眨眨眼："那你也会告诉我们吗？"

"雾脚晚些时候会和你们讲的。"豹毛用尾巴温柔地催促他离开。

雾脚把孩子们召集到一起赶出巢穴，花费的时间似乎十分漫长。与此同时，豹毛发觉藓毛看着自己的孩子，正竭力制止颤抖。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吗？"小木似乎察觉到了母亲的低落。他朝藓毛走来，焦急地对她眨眼。

小知更和小曙挤在小木周围。

"怎么了？"小曙问道。

"为什么要小樱草走开呀？"小知更问。

"我们本来玩得可开心了。"小曙听起来很不服气。

"我有事要告诉你们。"藓毛声音紧绷，仿佛那些话语被卡在了喉咙里。

小木挨过来，他在发抖。藓毛坐下身，用尾巴将他拉过来紧紧搂住。

"蛙跃已经加入星族了。"藓毛说道。

"为什么？"小曙对她眨巴眼睛，"他不喜欢我们了吗？"

"他无法选择。"藓毛说道，"在河里发生了一场意外。他受伤了，现在他必须到星族生活。"

小木睁大眼睛："但等他好起来以后，就会回来的吧？"

藓毛摇摇头。"他回不来了，"藓毛轻声说，"他死了。他再也回不来了。"猫后的眼里溢满泪光。

豹毛走上前来。"但他还会看顾你们的，"她对孩子们说，"他会从星族看着你们。"



小木开始哭叫："可是我想见他呀。"

"我们能去看望他吗？"小知更问。

"不行。"藓毛俯身向前叼住他的后颈，将他揽过去。

豹毛几乎看不下去了。幼崽紧紧依偎着母亲，疑惑不解，却被悲伤感染。他那么小，豹毛真想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才能保护他免受所有难以避免的威胁。

小曙坐下身注视母亲。她眼里没有哀痛的迹象。"我们一会儿能吃东西了吗？"她问藓毛。

豹毛一阵瑟缩。这只幼崽还太小了，根本理解不了。她望向藓毛。猫后会怎么做呢？

小曙仍望着母亲。"蛙跃说我们今天可以尝第一口鱼了。他说要给我们带些来的。"她转向豹毛。"他抓到什么没有？他和我们保证过了呀。"

"抓到了。"豹毛脑海中浮现出蛙跃叼着鲤鱼的自豪模样，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条鲤鱼已经不见了，当树枝撞上蛙跃时，鱼就被冲走了。但他们的其他猎物都还在河岸上。"我们把鱼留下了。"他们扛着族猫的尸体，还怎么带得了猎物呢？但她必须替蛙跃信守承诺。"我去取回来。"她与藓毛目光相碰，"你自己可以吗？"

"嗯。"藓毛低声说，"谢谢你。他们应该尝尝蛙跃最后留给他们的礼物。"

猫后将小曙拉近，用鼻子触碰她的脑袋。“都会没事的。”蘚毛保证道。

豹毛深陷梦境，在窝铺中辗转难安。恐慌拖着她沉入黑暗的深处，让她几乎窒息。她挣扎着急切想要醒来，但头天夜里长途跋涉去取回弃置的猎物，之后又给蛙跃守夜——夜色愈浓，雨势愈大——耗尽了她的精力。

族猫们的哭号声充斥在梦境间。声音越发尖厉凄凉，最后成了幼崽的尖叫。幼崽！豹毛终于惊醒。这些叫声是真实的！她猛然抬头环顾四方。她的窝铺底端积起了水。水已经漫进了巢穴。发洪水了！

她皮毛倒竖地从窝铺里跳出来：“都醒醒！”

芦苇尾和石毛已经在从漫水的窝铺里往外爬了。

伴随再度响起的幼崽尖叫，豹毛冲出巢穴，空地里打漩儿的积水被她踏出大片水花。河流已冲破两岸涌进营地，此刻水位之高，都快要接近长老巢穴了。

其他巢穴都在经受洪水冲刷，族猫们正四下奔忙，抓住漂向河流的柳枝与芦苇束。学徒巢穴被冲破了，芦苇墙上撕开了一道裂口，一个个窝打着转往裂口漂，水流卷出来一个，又卷出来一个，将它们全都给扫到了开阔的水面上。

石毛和银溪试图抓住从身旁流过的窝。

“别管那些了！”豹毛大喊，“去救育婴室！”

由于上有风吹，下有水冲，柳枝巢穴已经被撕开了。石毛和银溪奔去的同时，蘚毛已箭步冲出——小知更悬在她嘴边，小曙和小木挂在她背上。幼崽发出害怕的尖叫，蘚毛则四下里环顾，睁大的眼中充斥着惊恐。

“往长老巢穴走！”豹毛告诉她。如果运气好，洪水不会漫到那上面去。

蘚毛狂奔而去时，雾脚也冲出育婴室，嘴里叼着小芦苇的后颈皮。她将幼崽塞给石毛，转身又钻进去。转眼她再度出现，小樱草垂在口边。

银溪朝长老巢穴点头。“把她带到那儿去！我去带小鲈鱼和小矛。”说完，银溪挤进育婴室。

豹毛奔上前去帮忙的刹那，水势骤然抬高。一道浪席卷空地拍到育婴室上，撕掉了精心编织的围墙。小鲈鱼和小矛此时暴露在风暴之中，缩在窝里尖叫。银溪伸出爪子试图抓住那个窝，但水流依然将它卷走了。

豹毛拼命追在后头，却被另一道浪头拍到一旁。她奋力挣扎，试图重获平

衡，窝打着转漂过营地围墙的缺口，到了河面上。小鲈鱼和小矛从窝里边缘向外张望，恐惧扭曲了两张幼小的面孔。豹毛浑身僵直，眼看着他们漂入远方的黑暗，叫声被水流的咆哮淹没。

“不!”掌下的土地似乎也在颤抖。豹毛无助极了。

又一道水浪正号叫着朝营地扑来。

豹毛将思绪从被冲走的幼崽上抽离。她扫视空地：“泥毛在哪里?”

莎草涓本在竭力撑住被洪水拉扯的武士巢穴围墙，她转过身来：“他和灰池在一起。”

豹毛感觉一阵庆幸。“钩星呢?”她尖声问。

“我没见到他。”莎草涓攥住一捆芦苇。



河族族长不会还在他的巢穴里吧！豹毛冲向族长巢穴，越涨越高的水面在她周围涌动。水位已经触及长老巢穴了。“把灰池带出来！”她对黑掌叫道，“还有幼崽也是！”她转向正惊恐望着水势上涨的雌狐跃和烬曙，“疏散营地！让所有猫上岸，到高处去。”

两只母猫开始将族猫们赶到一起，豹毛在钩星的巢穴外打着滑刹下步伐，溅起的水划过弧线，洒在树根围墙上。树根已经被水淹掉一半了。又一个浪头将巢穴淹没，钩星挣扎着钻出来，嘴里咳嗽不断。豹毛赶上前去用肩膀撑住族长，帮他踉踉跄跄地穿过洪水泛滥的空地。

“大家都安全吗？”钩星一边吐水一边问。

小鲈鱼和小矛被冲走了。豹毛不敢告诉他。说了他又能做什么呢？豹毛竭力与恐惧做抗争，脑子里一团乱。她该不该冒险派武士去追他们？

雌狐跃和烬曙正催促族猫们穿过在莎草丛中撕出来的一个缺口。缺口那头的河流几乎成了水渠。水流湍急，但很狭窄。只要有协助，每只猫都能游过去，哪怕是此时皮毛倒竖、站在边缘的灰池也一样。

钩星一瘸一拐地停下。“去帮他们吧。”他将豹毛推向族猫，“我会在后面跟着。”

豹毛对他眨眼：“我得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想去检查长老巢穴。”钩星对她说。那是最后一座还立在原处的巢穴。

“每只猫都在这里了。”豹毛告诉他，并对帮助灰池过渠的泥毛点点头。藓毛和雾脚正等在一旁，好和她们的孩子一起过去。

钩星看向豹毛：“我得确保没有猫被落下。”

豹毛任他去了，自己则快步赶向族猫们。

藓毛在水畔徘徊。悬在她嘴边的换成了小曙。小木和小知更紧抓在她背上。

“我来帮你。”豹毛小心翼翼地钻进奔腾流水，拍打脚掌，努力不让自己被卷走。“来吧！”她对藓毛喊道。

藓毛试探着涉水向她靠近。小曙发出尖叫，挣扎起来。小知更和小木将口鼻深深埋进母亲的毛发。藓毛蹬开土地，游进水渠的刹那，上游传来一声怒吼。一堵水墙猛然向他们扑来，豹毛皮毛间炸开恐惧的火花。转眼间水墙便逼到跟前，卷起大浪拍在她头上，将她按到水底。

豹毛挣扎着浮上水面。她慌乱地挥舞脚掌，感觉到了藓毛的皮毛，赶紧用利爪钩住。猫后在她掌间尖叫着扑腾。水浪退去，豹毛盯着猫后看，腹中的恐慌让她浑身僵直。幼崽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消失了。她身旁只剩下藓毛。

“我没抓住！”藓毛惊慌失措，狂乱地想从豹毛掌间挣脱，“我得去救他们。”

“你救不了！”豹毛将她推向对岸。她要是放开藓毛，蛙跃绝不会原谅自己的。她将哭号不止的猫后拖上河岸，一抹棕色毛发从她们身旁奔过，扎进水渠中。

“我去救他们！”

“钩星！”她认出河族族长的声音来。钩星消失在水下，在下游几条尾巴远外浮出来。有那么一阵子，他又是翻滚又是踢打，等找到平衡后，他蹬起脚掌，在急流中稳稳游起水来。

藓毛盯着他消失在暗夜中，水流在他周围搅出泡沫。母猫眼里闪烁着绝望的泪光。

豹毛用鼻头把她往陆地上推，让她跟上族猫们。他们艰难地向高处行进，豹毛脑子里乱作一团。钩星绝对没法从洪水中活下来。他不再是从前那名强壮的武士，而水流汹涌，哪怕年轻猫也难以驾驭。

族群停下来聚集在山丘高处，豹毛凝视坡下。黑暗遮蔽了一切，但她能听见河流的咆哮声，好似在号叫着庆贺自己摧毁了这座脆弱的营地。豹毛的毛发紧贴在身体上，她强忍一阵寒战。

石毛站到她身旁。

“大家都在吗？”豹毛轻声问他。

“除了幼崽和钩星都在。”石毛也悄声回答。

“他们肯定活不了了。”豹毛呢喃着。

石毛瞥她一眼，眼神阴郁：“钩星有九条命。”

豹毛点点头。但这九条命还剩多少呢？够他救下藓毛的幼崽吗？够他游回河岸上吗？豹毛的脚掌像石头一样沉重。雨势渐渐减缓，但她丝毫没有留意。她怎么能允许失去这么多幼崽？

夜色渐渐退去，黎明泛起曙光，她眺望河流。昏暗的光线照亮了支离破碎的营地。当她在下游河岸上辨认出一个棕色身影时，更是心跳都要停止了。那团皮毛一动不动地躺在一片泥泞中。被洪水拔起的芦苇七零八落地散在周围。

豹毛听见身后的小樱草发出哭叫。她肯定饿了。

豹毛走向石毛。公猫正挨着族猫们蜷缩在一片蕨丛里。她用鼻头碰碰他，将他唤醒。“组织一支狩猎巡逻队，”她柔声低语，“族群饿了，而我有东西得去查看。”

石毛望着她，眨眼驱赶睡意。“你要去哪里？”

“我看到钩星了，”豹毛悄声说，“我觉得他好像死了。我得去接他回来。”

蕨丛摇曳，泥毛用鼻头开路钻了进来：“我和你一起去。”

“我也去。”石毛迈步走向蜷缩在黑掌身旁的天心。他轻轻用一只脚掌将天心戳醒。“你能组织一支狩猎巡逻队吗？”他问抬起头的母猫。

天心一边点头，一边爬起身。

豹毛向坡下走去，后面跟着泥毛。石毛匆匆赶上来走在她身边。他们一言不发，循着河岸穿越晦暗的黎明。她能看到河岸上钩星的身体。现在离得已经不远了。当看见钩星蜷起身子拥住三具小鸭雏一样大的身体时，豹毛不禁放慢了脚步。他们都皮毛脏乱，一动不动。

泥毛拔足狂奔，豹毛紧随着冲去。等她来到几具身体旁时，巫医已经在反复揉搓小知更的胸口了。

“挤压他们的胸口！”泥毛朝小曙和小木点点头。

“那钩星怎么办？”豹毛一边问一边在小曙身旁蹲下，将脚掌放到娇小的躯体上。

“他的命比幼崽多。”泥毛大声说，“星族会照顾他的。”

石毛开始急救小木，他不时瞥一眼泥毛来依样照做。豹毛慌得皮毛刺痛，感觉掌垫下的小曙那么弱小，那么冰冷。她这条命真的还能被救下吗？

“赶紧！”泥毛高声命令。

豹毛照着他的样子操作，有节奏地小幅度挤压小母猫的胸腔，仿佛在从湿透的苔藓中挤出水来。钩星依然没有动静。豹毛思绪飞转。他还有余下的性命吗？上次差点儿被疾病杀死后，他也许将最后一条性命用来拯救幼崽了。

我会成为族长。这个念头让她充满了恐惧。我还没做好准备。洪水比她想象之中更凶猛。她怎能以为自己会有领导族群的能力？危机四伏，处处险境。而她只有自己一个。我怎么保护得了他们？

忽然，掌下的小曙身子一动，咳嗽起来。幼崽翻过身，将水吐在河岸上。

豹毛的心脏几乎庆幸得要炸开了。“感谢星族！”豹毛揪住小曙将她拉过来，用尾巴裹住，为她取暖。“没事了，”豹毛安慰道，“你现在安全了。”

泥毛坐回后腿上注视小知更，眼里泛着泪光。石毛仍持续地挤压着小木。泥毛朝灰色公猫点点头，示意他也可以停下了。“没用的，”泥毛轻声说，“他们已经没了。”

豹毛深吸小曙的气味。蛙跃已经死了，现在他的两个孩子也没了。正当悲恸要将她淹没时，钩星突然咳嗽起来。一阵痉挛从族长侧腹上掠过，他一抖身，忽然活了过来。

泥毛冲到身边紧张地嗅闻他：“钩星？”

钩星慢慢坐起来，眼里闪烁着惊骇的光。他看向幼崽，接着与豹毛目光相会。他的眼神阴郁至极，让豹毛胆寒。她忽然理解了这么多个季节以来族长所承担的责任——这份负担之重超越了她的想象。她将小曙拥紧，垂下了头。

等真正领导河族之时，自己能做好准备吗？



第七章　动荡中的援助

“没有幼崽的踪影。”木毛低头对钩星说。尽管已近日高，从洪水里钻出来的他皮毛仍湿漉漉的。透过云层的微弱日光难以晒干他的皮毛，也无法让河族建立在岛屿高坡上的临时营地暖和起来。木毛压低声音：“蛙跃的尸体也没找到。”

豹毛难忍悲恸。墓场被水淹了，她本该坚持将蛙跃转置到安全之处的。这下，蛙跃也从营地里被冲走了，连同窝、巢穴和幼崽们一起。

自豹毛把小知更和小木的尸体从河岸带回来后，她就一直躺在这里，没挪过窝，心中强烈的悲痛让她无法忍受。泥毛与石毛已经将幼崽轻轻放进了营地高处的一个小坑里，用草盖住，等后面再将他们好好下葬。

他们做这些事时，雾脚在边上旁观，沉郁的目光里流露出悲痛，仿佛已经预见到了小鲈鱼和小矛溺亡的尸体被送回家的场面。她之前曾乞求钩星允许她去寻找孩子们，但钩星叫她好好照顾剩余的幼崽，派了黑掌、响肚和木毛去寻找失踪的两只。雾脚将小樱草和小芦苇带到了蕨丛下的一片草地上，蜷起身子搂住他们，她两眼落在河水上，在绝望的寂静中不断扫视两岸。

怎么会丢失这么多幼崽？豹毛咽下愧疚。她不敢靠近蕨丛背后的灌木，藓毛在灌木丛中给小曙做了个窝，他们正蜷缩在里面，背对族群里的其他猫。

我为什么没能保护他们？那么多她爱的猫，她都没能保住。泥毛曾预言说豹毛将拯救河族，可忽然间，那仿佛不过是一位满心骄傲的父亲愚蠢的美梦。她怎么就相信了呢？

黑掌此时正在临时营地窄小的空地里踱（duó）步，脊背上毛发倒竖，族猫在他四周忙活着，将灌木丛编织成巢穴，将芦苇拢成捆做窝。“我想再到外面去。”他低吼着，望向钩星。小鲈鱼和小矛也是他的孩子，豹毛能够体会他的恼恨。“我知道我们今早没找见他们，但我们不能放弃。”他坚持说，“他们刚被冲走时，我就该跟着游过去的。”他怒视豹毛。“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他

们丢了？”

豹毛坐起身子，罪恶感让她此时空洞无力。“你又能做什么呢？”她喃喃道，“水流太猛了。”她瞥向灌木丛，藓毛仍窝在里面哀悼蛙跃和他们的孩子。“你想让雾脚连你也失去吗？”

钩星挥舞尾巴。“为大家的损失相互责怪没有任何益处。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进行重建。”他向营地看去。尽管营地被蕨丛遮掩起来了，但每只猫都曾见过那里破败苍凉的场景。水流淹没了曾构建起河族营地的空地。学徒巢穴、武士巢穴和育婴室都被一起冲走了，长老巢穴倒是还立在原处，但已分崩离析，又湿又脏，里面的窝在破损的围墙间漂浮。“芦苇尾、天心，巨爪也跟上，”他说道，“去上游捕捉陆上猎物。”随后，他对杉皮点点头。“带一支队伍沿岸寻找因为洪水搁浅的鱼。”

豹毛对钩星油然而生敬仰之情。自从族长在河畔复苏后，他表现出崭新的力量与决心，仿佛获得这条新生命的同时，他也重拾起过去这些月里渐渐褪色的年轻与自信。在豹毛因哀伤而无法组织行动时，一直是钩星在发号施令，安抚族群。她之前怎么不懂得钦佩他呢？她那么急于取而代之，都没意识到自己光是看着他，就能够学到许多。

钩星转身面向黑掌。“你必须去找你的孩子，找到为止。”他大声说。豹毛猜他是觉得在确知幼崽的下落前，忧心忡忡的黑掌对族群反正也起不到太大作用。“豹毛，”这个上午，族长第一次对她说话，“跟黑掌一起去，也带上石毛。”他下令，“搜寻河岸、水湾和池塘。我希望你们能把小鲈鱼和小矛带回家。”

豹毛站起来。尽管悲痛沉甸甸地压住脚掌，她还是能够按命令办事的。

钩星迈步走向她。“别让族群的损失也成为你的损失，”他低声呢喃，“把哀悼留给他们吧，而你要做的是保证他们的安全。”

豹毛对他眨眨眼，然后颔首致意。她可以做到。至少，她可以努力去做。

她率领黑掌和石毛穿过蕨丛向河流走去。他们择路从洪水泛滥的营地外围走过，踏上通往垫脚石的小径。尽管垫脚石可能依然被淹在水下，但那仍是最安全的渡河地点。他们靠近河岸的同时，豹毛竖起了耳朵。她听见前方的灌木丛那边有猫的叫声。雷族！她能嗅出他们的气味，于是点头警示石毛和黑掌，他们也顿时紧张起来。

石毛嗅尝空气，睁大双眼。“雷族在这里做什么？”

黑掌低吼起来：“打算进攻？”

豹毛露出利爪。雷族肯定是看准了时机，要趁河族倒霉时占便宜。怒火鼓动之下，力量传遍浑身肌肉。她挤过树丛一头闯出，咆哮着看见了河岸上的火心和灰条。豹毛跳落在他们面前，两只猫往后退去。

“这是怎么回事？”她嘶吼道。

石毛和黑掌打着滑停在她身旁。

黑掌嘴唇后缩：“你们为什么擅闯我们的领地？”

他突然停下了。豹毛循着他的视线看去。目光落在火心和灰条之间，两只湿漉漉的幼崽正蜷缩在那里。



豹毛死盯幼崽，心头怦怦直跳。小鲈鱼？小矛？他们几乎一动不动，眼睛紧闭。她贴平耳朵。雷族的武士都对他们干了什么？

火心开口了。"我们没有擅闯，"他说道，"我们从河里救出你们的两只幼崽，想把他们送回来。"

黑掌皮毛抽搐。他难以置信地望着两只幼崽。

石毛走上前去嗅闻他们，随后回头瞥向黑掌。"没错！"他睁大蓝色双眼，"这就是你和雾脚的孩子！"

庆幸与欣悦霎时涌过豹毛的皮毛。这是过去一个月以来，星族头一次赐福于河族。但她压抑住内心的喜悦，扬起口鼻。她不会在雷族入侵者面前表现出丝毫弱点。黑掌显然与自己想法相同。他连动也没动，尾巴愤愤地甩动着。

"你们带着他们做什么？"豹毛怒视灰条。难道这是雷族的另一个阴谋？"你们想偷走他们？"

火心望着她的眼神好像她在胡说八道。"别这么鼠脑子！"火心厉声说，"早先雷族能通过冰面过河时，尚且没有偷过你们的幼崽，为什么我们要等到现在？我们几乎快被淹死了！"

黑掌向火心探出口鼻，厉声咆哮道："要是被我发现你们伤害了他们，我就——"

"黑掌！"尽管火心的驳斥让豹毛心头火起，但察觉情势眼看着就要失控，她还是喝止了黑掌。他们不能在这里开打——还有幼崽在场呢。"退后。"豹毛告诉他，"我们让这两只猫到钩星面前解释，看看他相不相信。"他们要是给不出个合理的说法，她是不会放过他们的。豹毛利落地一弹尾巴，示意火心和灰条跟着她回河族的临时营地。

火心僵硬地从她身旁走过。"可以，"火心说道，"我只希望你们的族长能看清摆在鼻子面前的真相。"

石毛和黑掌叼着幼崽经过水淹的营地，爬上后方的斜坡，始终警惕着灰条和火心。尽管这两只猫找到了幼崽，但两名雷族武士平白无故跑到河流附近到底是想做什么？豹毛怀疑灰条是来看银溪的。但为什么还要带上火心？难道是蓝星派他们来做探子？

钩星一定看见了这一行猫的靠近。他在斜坡上与他们碰了面，修到一半的

巢穴被掩藏在蕨丛后。

银溪从他身后走出来，还有曙亮和烬曙。当灰条停在河族族长跟前时，豹毛仔细地观察银溪。银色虎斑猫的双眼没有泄露任何信息，她看着雷族公猫与他的族猫，眼中流露的冷漠与烬曙别无二致。

钩星冲灰条和火心眯起眼睛。“雷族的探子?”他脊背上的皮毛泛起波澜，“好像我们的麻烦还不够多似的!”

黑掌和石毛将小鲈鱼和小矛轻轻放在草地上。

“他们找到了雾脚的幼崽。”豹毛说道。她接着往下说时，银溪钻回了蕨丛中。“他们声称是从河里救起来的幼崽。”

“我一个字也不信，”黑掌啐道，“你不能相信一只雷族猫。”

钩星嗅了嗅小鲈鱼，然后用鼻头轻推小矛。他们看起来简直和新生幼崽没什么两样，瞪着现在已经睁开的眼睛，满脸都是害怕。他们肯定冷极了，也饿极了。

曙亮快步走过来，用尾巴将他们裹住。“雾脚这就来。”她低声说。两只幼崽开始哭叫，她将他们揽紧。

钩星怀疑的目光从火心和灰条身上掠过：“他们怎么会和你们在一起?”

火心瞥一眼灰条。火心眼里是愤怒吗?“我们从河面上飞过去，闯进了你们的营地抓了幼崽，但谁也没有发现。”他讽刺地说道。

豹毛活动爪锋。火心竟敢这么和钩星讲话，她该把他的口鼻撕下来才是。但她还没来得及动作，蕨丛就一阵摇晃，雾脚火急火燎地冲了出来。她奔向自己的孩子，将他们从曙亮怀中一把拽出来压在自己的肚子下，仿佛这名猫后把他们偷走了似的。她开始疯狂地舔舐两个孩子，幼崽也紧紧依偎着她，喵呜不断。显然，母亲的温暖和熟悉的气味抚慰了他们受到的惊吓。

银溪从他们身后轻步走出，目光从灰条和火心身上掠过时依然无动于衷。泥毛匆匆走出来，开始检查幼崽。他焦急地嗅闻他们，而雾脚则在给他们梳洗。甲虫鼻、湖光和水獭斑都跟着巫医走出来，透过眯缝的眼睛观察两只雷族猫，毫不掩饰对他们的猜疑。

钩星朝火心皱起眉。“把事情经过告诉我们。”他下令。

火心低头行礼，然后解释起来。豹毛放平了后颈的鬃毛。至少雷族公猫现



在表现出了尊重，他告诉河族族长，自己与灰条是怎么发现两只幼崽被困在一团漂在河边的枯枝败叶上的。

黑掌中间打断了一次，被钩星呵斥了。尽管黑掌的尾巴依然甩动不已，但豹毛发现自己和雾脚一样，接受了火心的故事。倘若他们真想盗窃幼崽，那何必还把他们往淹水的营地方向带呢？要回雷族边界有更快捷的路。再说了，雷族要河族的幼崽来做什么？尤其现在是秃叶季，这种时候，族群要喂饱自己的幼崽已经是件难事了。

在故事讲完后，银溪是第一只开口评论的猫。“这故事说得通，”她说道，“我们看着他们被冲走了。他们沿着河流被卷到了你们所发现的那个位置，倒也可信。”

豹毛移动脚掌。她猜测银溪更关注的是说服族猫相信灰条无罪，而不是求取真相。灰池此刻也显得心悦诚服。甲虫鼻、湖光和水獭斑投向两只雷族公猫的眼神已经变成了感激。只有黑掌依旧敌意十足地打量着雷族公猫。他大概正因为另一个族群替他救了幼崽而怄气呢。豹毛感到对族猫的一阵同情。她知道，尽管黑掌肯定为自己的孩子还活着感到庆幸，但他的自尊必定受损了。火心和灰条越快离开越好。当钩星颔首时，豹毛松了口气。

“既然如此，我们很感激你们。”钩星的声音客客气气的，但依然有些勉强，似乎也觉得欠另一个族群的情是件不自在的事。

雾脚抬起眼，温柔的眼里洋溢着感激：“如果不是你们，我的孩子们就死定了。”

黑掌烦躁地抽了抽耳朵。

火心垂了垂头：“有什么我们能帮到你们的吗？如果你们因为洪水无法回到营地，猎物也稀少……”

他好大的胆子，竟敢怜悯我们！豹毛一动不动地观察钩星。他会接受这只傲慢无礼的宠物猫的帮助吗？

“我们不需要雷族的帮助。”钩星低吼道。她欣慰地听着族长继续说：“河族猫能照顾好自己。”

“别这么蠢。”

灰池的声音让豹毛吃了一惊。她猛地向长老扭过头。

“你的骄傲只会让自己吃亏。”老母猫粗声粗气地说，“我们怎么喂得饱自己？河水太湍急没法捕鱼，而且还被下了毒——你是清楚的。”

“什么？”灰条惊呼道。

灰池解释起来。“还不都是两脚兽干的好事，”她说道，“两脚兽营地里的垃圾搞得河里脏死了。”



“鱼都带毒了，”泥毛补充道，“吃了鱼的猫就会生病。”

“那就让我们来帮忙。”火心简直是股善意的喷泉。豹毛眯起眼睛。是所有宠物猫都完全不懂得武士的尊严吗？“我们会在雷族的领地里给你们狩猎，”他接着说，“然后带给你们，直到洪水退潮，河流恢复清洁。”

火心难道完全不在乎武士守则？兴许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打破了守则。豹毛观察灰条，想知道他会不会提出异议。蓝星是绝不可能赞同她的武士将雷族的猎物送给河族的，但灰条什么也没说。

钩星眼中闪烁着猜疑：“你们真的愿意为我们这么做？”

“是的。”火心挺起胸膛，显然正扬扬自得。

“也算我一个。”灰条许诺道。他看向银溪。豹毛很庆幸银溪移开了目光。

“既然这样，我代表河族感谢你们，”钩星咕哝道，“在洪水退去，我们返回营地之前，我的族猫都不会与你们起冲突。但在那之后，我们依然会自给自足。”

豹毛看着钩星转身离开，于是匆匆跟上他穿过蕨丛。“你真的要让他们替我们狩猎？”她不安地竖起皮毛。

“如果他们愚蠢到为另一个族群打破武士守则，那就随他们去吧。”钩星停在蕨丛与临时营地相接的边缘。雌狐跃和荫爪仍在忙活修筑巢穴。天心则叼着一只湿透了的老鼠往藓毛巢穴里送。钩星与豹毛目光相会。“不能否认的是，我们需要援助。”

豹毛与他对视片刻。“我不否认。”她说道。钩星说得对。为了尊严让族猫挨饿是愚蠢的举动。何况承担风险的是火心，又不是他们。但怒意依然扎痛了她的脚掌。河族怎会沦落到这般不堪的境地，连尊严都顾不上了？

钩星迈步走开，帮雌狐跃将一根柳条从灌木的枝叶里穿过去。

豹毛注视着钩星，思绪飞转。雷族以后会以此要挟河族吗？要是被其他族群发现了，他们又会持何种眼光？豹毛抖散皮毛。如果将火心换作是她，她会怎么做？她皱起了眉。她不确定。她不确定会有任何武士做出火心那样的行为。

猜忌啃咬着豹毛的肚子，她回头瞥向蕨丛。火心和灰条肯定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们真的只是想帮忙吗？

第八章 艰难的谈话

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月内，小鲈鱼和小矛恢复了健康，钩星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壮。他领头重建营地，组织族猫去搜集柳枝和芦苇，用于编织巢穴、修补营地围墙。他让豹毛负责确保巡逻队带回的猎物足以喂养族群。重建工作已近尾声，族群依然睡在高坡上的临时营地中。豹毛揣测：钩星是不是对河流产生了胜过以往的些许恐惧，在刻意推迟搬回岛屿上的时间。

豹毛将这些想法甩开。河族猫永远也不能畏惧河流。是河流喂养他们，保护他们免受袭击。河流是他们的盟友，不是他们的仇敌。但藓毛还会相信这种话吗？正是河流窃取了她的伴侣和两个孩子。她现在几乎不怎么离开窝铺，只在小曙哭叫时去给她带些吃的回来。

要抓到足够的猎物并不容易。一开始鱼非常多，洪水退潮时它们都被搁浅，但大部分还没来得及吃就已经腐烂了，而河流里剩余的猎物又在洪水过境后残存无几。浸水草甸依然被完全淹在水下，目前还不能提供猎场。豹毛发现自己越来越感激灰条和火心从雷族森林里送来的猎物。但她越是觉得感激，就越是感到怨恨。如此依赖另一个族群，简直是奇耻大辱。

她溜出巢穴，藏在蕨丛间环顾山坡上的营地。这场小憩仍残留着昏沉睡意，她伸了个懒腰，好将自己彻底唤醒。她参加晨间巡逻队的时候去到上游远处，想看看鱼群回来没有。水里有一两条鱼游来游去，但她不允许巡逻队捕捉。河流与族群一样，需要时间从洪水中恢复——让秃叶季再慢悠悠地过一个月，到时候就会有更多鱼可供狩猎了。

雌狐跃和烬曙正在她们做窝的一丛月桂旁分享田鼠。雌狐跃从齿间剔出一小片骨头。“我还是不敢相信雷族一直在给断星提供庇护。”昨夜森林大会上的消息显然依旧让她心乱如麻。

烬曙嚼完嘴里的食物：“我还以为夜星会当场发作呢。”

豹毛向她们走去。“现在影族族长是夜星，断星得叫断尾了。”她提醒道。

烬曙疑惑地冲她皱起眉："那意味着他失去九命了吗？"

豹毛坐下身："我猜是的。"

"至少风族和雷族之间的联盟破灭了，"雌狐跃说道，"你们看到高星对蓝星有多火大了吗？"

"只有钩星还保持着冷静。"烬曙补充说。

"断尾从未威胁到河族的幼崽——"雌狐跃愧疚地捕捉到豹毛的目光，话音一顿。她肯定意识到现在还不应该提起幼崽的话题，毕竟蘚毛依然沉浸在哀悼中。

豹毛宽慰地对她眨眨眼："我猜那是我们不用面对的麻烦。"

"当时大会上看起来完全像是要开战了，"烬曙说道，"武士们相互嘶吼，族长们根本不打算让情势平息下来。"

"我以为星族会遮住月亮，但他们却没有。"雌狐跃将剩下的田鼠推开，似乎突然不饿了，"也许他们就是想看看族群会不会打起来。"

"要是钩星没给雷族留出离开四棵树的安全通道的话，肯定就打起来了。"当钩星命令河族保护雷族上坡，还允许蓝星带领她的武士从两脚兽桥过河穿越河族领地回家时，豹毛就感觉皮毛焦虑得刺痛。那种情绪依然残留在她心头。她当时很庆幸风族和影族没有对他们提出异议。

"我希望影族和风族不要因此针对我们。"雌狐跃发愁。

"我想，我们不得不支持雷族。"烬曙皮毛抽动，"毕竟火心和灰条给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猎物。"

雌狐跃警告地看了她一眼。雷族猫馈（kuì）赠的礼物对整个族群来说都是敏感话题。没有武士喜欢依赖另一个族群的感觉。

"没关系。"豹毛告诉她，"我们对自己承认这份感激就好，决不能让雷族发现。"

"火心和灰条为什么要为我们冒这样的风险？"烬曙圆溜溜的眼睛里流露出好奇，"要是被蓝星发现他们俩在喂养另一个族群，她会把他们的皮都给扒下来的。"

"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只是一时心软吧。"豹毛猜灰条的选择是出于对银溪的关切，但这无法解释火心的慷慨从何而来。他当真只是想做一位忠实的朋友

吗，抑或他更像是虎掌，怀揣一个在暗中推行的计划？豹毛忍住冷战。她的直觉告诉她，雷族绝不可信。可是，如果没有雷族每天送来的猎物，河族就得挨饿了。

豹毛沿着河岸踱步，目光落入雷族边界方向的林中。“他们在哪里?”

太阳已经靠近地平线了，火心和灰条依然没有带着猎物出现。

石毛和甲虫鼻跟循她的目光看去，两只猫都不安地抽动皮毛。

银溪向树林走去，睁圆的眼里盛满担忧：“但愿他们没事。”

“他们能有什么事?”豹毛咕哝道，“只不过是叼着一点儿猎物穿过森林而已。”

银溪朝她眨眨眼。“他们是要带着猎物穿过边界，”她轻声说，“要是他们被抓住怎么办?”

豹毛毫不在意。两只雷族公猫许下承诺，而今又违背了它。真是典型的雷族作风。说不准他们就是想让河族依赖他们，然后故意令河族猫失望。“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甲虫鼻屈伸脚爪：“他们这会儿大概正看着我们呢，看我们被他们晾在这里干等着，笑得胡须都抖掉了。”

石毛皱着眉：“银溪或许说得对。”

豹毛带着怒意看去。石毛该不会指望我对火心和灰条产生同情吧？愧疚感戳痛了她的肚子。也许她应该感到同情的。再怎么说，他们毕竟喂养了她的族群。别这么没出息。她心里暗想，接着一甩尾巴。“我们还是别等了，”她说道，“可能是个陷阱。”

石毛露出失望的神色：“我们要不要沿岸狩猎，看看能不能抓到一些东西带回族群?”

“好主意。”石毛和甲虫鼻向上游走去，豹毛也跟上公猫们。

银溪把她叫了回来：“豹毛，等等。”

豹毛转过身，惊诧地发现银溪显得忧心忡忡。

银色虎斑猫紧张地抽动耳朵。“你叫他们别再来了吗?”石毛和甲虫鼻消失在芦苇丛后，银溪对豹毛问道。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豹毛歪过头。

“我知道你不喜欢从他们那里接受猎物。”银溪说道，“你也讨厌让灰条穿过边界。”

“如果我制止他们来，我会实话实说的。”豹毛被她惹恼了，“我不会让石毛和甲虫鼻白白等着。”

银溪又一次将目光投入森林。她是不是希望豹毛就是他们没能如约前来的原因？其他的可能性都意味着，灰条也许有麻烦了。或者他打破了对银溪的族猫的承诺。

豹毛对银色母猫感到一丝同情。“我相信他没事的。”她说道，“他们大概只是今天有别的职责要履行，所以忙不过来。”她迈步走近。“这样或许最好。”她稍稍松了口气，“我们不能永远接受雷族的猎物。我们需要自己填饱肚子。”

银溪眼中依然闪烁着担心。

“如果他以后再也不来了，对你会更轻松，”豹毛微妙地敦促，“你也该是时候放下他了。”

银溪一僵。“我不想放下他！”她的怒火让豹毛猝然一惊，“我怀了他的孩子！”

豹毛感觉冷风钻进了皮毛深处。“什么？”她紧盯着银溪。不可能是真的！“你不能这样！”

“不，我能。”银溪盯着豹毛，眼中没有羞愧的神色，“我怀了孩子，我也很为此高兴。”

“你怎么能这样！”豹毛惊慌地奓开颈毛，“你难道不知道这会带来多大的麻烦！你可能会把你的族群拖进战争的泥潭！”

“别傻了。”银溪告诉她，“等我把孩子们生下来后，秘密会被保守在我和灰条之间。”

“你怎么能这么蠢？”豹毛厉声说，“这些幼崽身上有一半雷族血统。你们打算在哪里养育他们？如果灰条要把他们占为己有呢？”

“他永远不会做出那种事！”

“你确定？”

“当然确定。”

银溪真就这么天真吗？“你要怎么向族猫解释这些幼崽的由来？”豹毛脑子里转得飞快，“你没有伴侣。”

“我有灰条。”

“你没有河族伴侣！”银溪以为她这样就能说得通吗？“你以为你的族猫会高高兴兴地养育雷族幼崽吗？你以为雷族会放任你吗？我们很可能最后会和他们开战！”

“谁会为了幼崽开战？”银溪高声说，“他们是我和灰条的骨血。我们的族群与他们无关。”

豹毛注视着她。钩星怎么会养出这么不懂事的猫？“别把你怀孕的事情告诉任何猫。”她低吼道。

“他们总会注意到的。”银溪反驳。

“那就不要提到父亲是谁。”

“我不会否认我和灰条的关系！”银溪竖起了颈毛，“我爱他。你怎么还不明白？”她噘起嘴唇。“哦，我忘了。你认为担任副族长比情情爱爱的更重要。”

“不是吗？”豹毛想抓挠这名愚蠢的年轻武士的口鼻。银溪的话唤起了蛙跃之死的回忆，在豹毛心中撕开了一道新裂口。但她压抑住情绪，仔细斟酌接下来要说的话。“算了。”她稳住呼吸，“我希望你结束与灰条的感情。告诉他，你不会再见他了。”

“不！”银溪对她怒目而视，“我做不到。”

“那你就到雷族去。”豹毛喝道，“让那帮狐狸心决定你的下场，看看他们有没有怜悯，看看他们会有多欢迎你。”她无法想象雷族接纳这只银色虎斑猫的场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银溪显然不值得受到信任，哪怕是对生她养她的那个族群来说。“也许雷族就喜欢混血幼崽。”

“好啊。”银溪眯起眼睛，“我会的。”豹毛僵住了，只听银溪继续说道：“我还会告诉钩星这些幼崽的身份。我会告诉他我爱灰——”

“不！”豹毛打断她。难道银溪未曾意识到自己将被永远放逐吗？河族将不得不把她赶走。雷族又永远不可能接纳她。她会成为一只泼皮猫。我不能听凭这种事发生！

豹毛制止尾巴的颤抖。“好了。”她说道，“我不会告诉任何猫。你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件事。只要别对钩星透露半个字。”她恳切地看着银溪。“你尽量保守住秘密。”也许她可以找办法绕过这件事不谈。也许，如果她对钩星小心地揭露秘密，审慎地让族猫们做好心理准备，银溪就能得到允许留下来。可是，幼崽们怎么办？灰条会允许河族养育他们吗？蓝星会允许吗？她心跳怦怦直响。她选择副族长职务而非爱情，一直都是对的。看看这些被心牵着鼻子走闹出麻烦的猫吧。



河族战斗力大揭秘



嗨，小两脚兽！欢迎再次拜访河族。关于我们的狩猎方式和作战技巧，你是不是很好奇？

你知道吗？我们捕鱼的关键并非奔跑速度、潜行动作或者跳跃能力，而是闪电般快速精准的判断力。在倏忽间，我们迅捷的爪子就能把靠近水面游动的鱼轻易捞出。

在作战时，我们机智的河族猫懂得采取不同的策略，巧妙应对。别急，听我慢慢说给你听。在近身战中，所有族群的猫都最怕与河族猫对抗。因为我们的力量足以牢牢按住他们，狠抓脆弱的肚皮，直到他们老实求饶。

如果战场太过开阔，无法取得近身战的优势，我们就会把敌猫引到岸边，然后拖着他们进入水里战斗。很快，他们的皮毛就会被水浸透，变成失去平衡从而缓缓下沉的重负。但我们的皮毛则像鸭子的羽毛一样防水。河族猫在水中依旧轻盈而敏捷，流水赋予我们的是自由，而不是难缠的陷阱。如此一来，河水也成为我们的战友，任何敌猫都难有胜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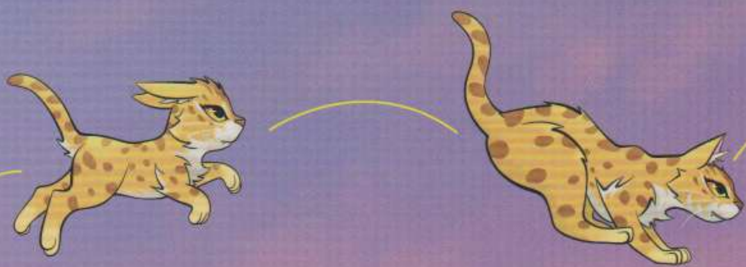

没看过《猫武士》
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猫武士
42册
一个风靡世界的励志故事
一部讲述成长哲理的作品
让你从此对猫儿另眼相看
欢迎进入由猫主宰一切的《猫武士》世界
猫武士外传 17 册
熊猫勇士 6 册
勇士之地 6 册
狗武士 12 册
熊武士 12 册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28

下集预告

森林意外起火，雷族众猫被迫渡河逃生。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形，豹毛带领河族武士前往河岸展开救援。不久后，消失许久的虎掌以影族新族长的身份重新出现在森林大会上，试图笼络豹毛。钩星因病去世，豹毛忍痛接过族长重担，她发誓，要带领族群逐步发展壮大……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邮发代号：80-403

ISBN 978-7-5148-9147-8

定价：15.00 元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总社旗舰店